

綠猗草堂文集

綠漪艸堂外集目錄

湘潭羅汝懷念生箸

卷一 雜文

擬保甲事宜二十四條

擬諭牧令四條

鄉團九條

保甲七條

捕蝗事宜

甲寅重議鄉團

擬勸諭捐輸團練示

催辦鄉團保甲示

卷二 雜文

擬積穀示彙

增條規六則

擬申諭積穀示

擬清釐義穀實儲示

擬禁革女蕩煙樓示

擬禁革煙館示

擬濟荒示

救荒條陳

積穀完竣彙懇核詳稟

代

擬官洲召種襍糧籌備積穀經費呈

請禁煙館呈

擬稟覆封禁煙館稟

籌積穀局經費啟

勸捐禁煙經費啟

勸捐賓興啟

勸捐賓興啟

旌忠局呈覆史館稟

代

綠漪艸堂外集目錄終

男式常校梓

綠漪艸堂外集卷一

湘潭羅汝懷念生著

襍文

擬保甲事宜二十四條

一門牌刻板版印州縣官捐廉發給不準胥吏索費

門牌季月俱須空白

待填後過印計口給發

其各都造具呈驗清冊及保甲工會之費由紳耆

量給或某地向有捐積公項或殷實臨時樂輸否則酌量費之多寡照家貲田畝均輸極貧者免動用之後懸單本地示眾并將捐數用數每歲具稟報銷一次互混侵蝕者準稟本管官訊究

一甲內團內應用公項紳耆集眾籌備或量捐或均派總須懸單具稟曰杜浮冒

一保長甲長什長

鄉俗曰十家爲一牌謂之牌頭

聽各都甲董事紳耆選擇舉

報其逐季更替與否不拘

一寧都統十甲擇本地公正紳耆二人督率保甲稽查如地方廣遠二人不能徧查聽另舉紳耆相助或舉曰相代

一州縣官選派紳耆先向同城各官紳索開名單核察同異其有疑者須向開單薦舉之人再三核實并寓保舉連坐之意庶不至輕率冒昧寧歲將選派之紳耆履歷年貌住戶開明詳報一次次季或仍舊或更換不拘其人總須實心實力能勝查辦

之任不取備員充數如才力不勝本地又無可更代準其倩鄰都司事幫辦其長充司事有功者三季一敘九季三敘爲破成品官加級舉貢各照本班儘先選補國學生及文莖生員給予八品職銜耆民給予九品職銜無實效者不敘有劣蹟者如訟案究

一保甲聽紳耆指使稽查保甲不力及佗弊者準紳耆稟官革責如紳耆佗弊非情勒逼保甲者次準保甲具稟實訊察擬庶不失上下相維之義

一紳耆保甲捕風佗影稽查不實及挾私傾陷質訊無確證如

無

事實卽須鄰里多人爲證

確據者紳耆屈退保甲革責若有圖財誣賄情事

如訟案究

一古者兵民不分兩途。農忙務農。農隙講武。故能守望相助。強暴無侵。卽嘉慶曰。持鄉民多習武備。今殷實子弟。率多閒游。嬉惰。可令甲內分團學習。弓箭鈚棍彈弩。走躍鳥鎗。各殷整藝。平時可曰逐捕竊盜。有警可曰保守鄉里。

一兵器如鳥鎗刀矛。舊有禁例。卽一時權用。必刻名器上。事後繳官。今聽民間製備防患。仍於某器刻記某名。責成董事紳耆。保甲稽管。大簿登記。不得賣與匪類。不得私用行兇。其不知會紳耆保甲私製者。卽係匪類。大卽稟究。

一大盜巨蠹。逃兵悍卒。糾眾搶奪者。大卽械送重辦。拒捕者格。

殺勿論

一防禦盜賊之法或巡按

各就地勢相聯絡不拘人戶多少晝夜輪派二三人巡要或設卡

就各團之來路去路設卡房輪派巡守

盜賊自不能入境若大股寇賊來犯自須

憑險築寨建堡各係寨守望相助方能拒禦是在紳耆之識時務大在紳耆之相機宜有備始能無患

一鄉鄰被竊必待稟官發捕則贖贓俱已遠颺捕役奸弊多端尤難靠其緝獲今都甲各團內可揀鄉勇兼習捕緝之法若登時緝獲即將窩賊贓物一併送官訊治但賊憑贓定須有真贓確據不得含混爲辭致滋誣陷之弊

一街市稠人穉處匪類易藏又有痞棍包庇尤須嚴密稽查江

過渡口大須飭舟子謹慎渡接夜黑人眾必須呼火辨聲

一鄉人一犯劫殺便成巨案業及戶族凡鄉中聚族丁多者其戶首須各告誡鈴束已息事端

一查出邪教會匪立即送官訊明解省梟洩其與會文昌觀音

等齋安分守已并無符呪邪術者不問大不得聚會傳徒必取

其戶族里鄰保狀

狀式具保狀戶族某里鄰某實保得某人素與觀音齋實無符呪邪術并不聚會傳徒日

後黨經查出甘愿坐罪所保是實某年月日某某立筆押保甲大劉名於內此狀存紳者手大簿載記如衙門稟案聽官吊核

一窩竊賭博私宰等項其未犯案者先予自新取具本人戒約

約式大戒約某人緣素不守法學好已致犯窩竊等事今奉上憲飭令本都紳耆稽查自知愧悔央戶鄰某等出保并親具戒約儻不悛改再經查出任執約稟并里鄰戶族保狀
狀云緣覓上究治憑某某年月日押同崙內某業犯

窩竊等事。今奉上憲飭令紳士稽查。自知愧悔。央某等耽保。大約不戒儆。日後仍蹈前轍。某等甘愿坐罪。餘同前。不具戒約及無保人者送究。自新自三月爲限。逾期不變者送究。

一喫食鴉片。戕身耗財。大干禁例。近聞鄉邨俱徧。實堪痛恨。今姑與自新。與窩竊賭博私宰一體具約取保。自三月爲限。逾期不戒者。稟官拘訊。照律治罪。其藐抗不具戒約及無保者。卽時送究。

一痞棍恃強逞橫。唆訟包攬。有實蹟者稟究。無實蹟者於呈驗清冊中。注載何項不法。以便查拏。

一鄉邨惡俗。如花鼓。輾索諸戲。并僭用銃礮。及凡有關人心風

俗者皆當禁革

一風俗日澆人心險詖尤好爭訟忿不顧家其愚可憫其悞可恨
諒紳耆當力爲化導解釋使井里雍和和氣致祥自弭異患
一風氣日侈踰分耗財凡婚娶賓祭飲食衣服惟事靡華不顧
體制已無爲有目虛爲盈不守舊規不安本分諒紳耆當自矢
儉樸曰身率人凡有僭踰力爲沮抑惜財可曰縣世惜福夫曰
消災

一造具呈驗清冊每季自五月十月爲率初次於有業良民
生理何外注明各不訟等項并具戒具保及未戒未保字樣第二
次注明已戒未戒字樣以便核辦

一司事之紳耆及保甲因保甲公事內具稟呈冊書吏門印不
津索費若解送盜竊痞匪隨到隨訊差役不津索費

二規條所已言者宜於實力奉行所未言者次可從心通變總
期有利於民不至害民已利己爲助於官不至假官已濟私則
可已美教化迓風俗斯不負聖天子教養伯育之恩於紳耆
有厚望焉

擬諭牧令四條

保甲鄉團之足已禁奸善俗齊人論之詳矣而所已不行者其
端有六怠廢者不行因循者不行畏紛煩者不行恐生事干議
者不行在任之日不久者不行而皆藉口于任事之難於得人

社滋紛擾遂已堅持其不行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要駕之馬蹕弛之士大在御之誠求安在無賢良進退賴吾之操縱謂難於得人而不行者因噎廢食之謂矣且所患於不肖者謂其假公譌索也其人實無犯法之事欲譌何自而加其人而有犯法之事受譌大非所憎受譌之事小而犯法之事大也此理易明無爲常談所蔽察識者保之可用與否在平日留心訪問而臨時博諮干眾互證參觀亦可得實卽其誤用何雖卽時更換

今人聞人太一法舉一事輒動色曰恐騷擾此大常談之習焉不察者也如非國事非民事而已已案民是真騷擾矣若爲民與利爲民除害大得謂之騷擾乎數十季來官與民皆相安於

無事未嘗稍有憂張略加整頓可謂不擾矣乃今而受寇賊之擾咎將誰歸豈天實爲之乎惟其不欲擾所自至於擾惟其太自安所自至於大不安也承平日久委靡成風惟思一己之倖全置國計民生於不顧大都然矣然至今日欲倖全而難得欲自安而不能曷若振淑精神勵實心自行實事成否利鈍不必豫期果其賢能著有勞績天地鬼神鑒之天下後世知之不能漫也願與諸牧令共勉之

遷調無常尻無多日本難集事然但盡吾心力之所能到而不必有瞻肯顧後之思職思其尻尻一日倭當盡一日心力也況相勸曰誠甯必他人之異趣不孤者德可冀來者之踵行曠一

自己負一日之愆行一分民受一分之益固不必尻成功夾不必操全勝也職司旌別頗辨賢奸夾曲體乎人情不稍莊於公道如其才地相宜利興弊革才資保障豈輒更迭然殿最必視所爲所爲必覘虛實

鄉團保甲各條粗具大略其中之尤有便利此外之尙有興除
在能者之變通盡利總期於事有濟於民有益公而非私實而
非僞固可不拘守成規也疲沓者加奮興躁急者公輕率發之
或嫌於驟事之或失於端皆當輒案機宜方無貽誤章程本已
一分存照備案照刊多本家喻而戶曉之勿惜些微費也

鄉團九條

鄉團之難興自苦無費。然而欲美服飾有費。欲精肴饌有費。欲
侈車馬僕從有費。修建佛寺道院有費。迎神賽會有費。演劇開
鐙有費。下至鴉片賭博皆有費。又不知其費何所從來。而出之
殊易易也。今爲太一鄉團費而不甚費之法。稍節已上諸費而
爲之。卽足舉事。是取諸其鄉本有之浮費。而無損於其鄉。斯
鄉團可舉矣。

鄉團之法不簡便則不能通行。不能經久。查各處議團必設酒
會議。至再三團未成而費已耗矣。及至議成。又必將團丁。耆於
公所給會。或且給錢。於是辦事供事動須多人爲費。乃不貲矣。
曰大軍養兵募勇所竭蹶不遑者。而能行之鄉曲乎。夫鄉團者。

無論富貴貧賤皆當同心齊力才是敵愾同仇費則量取於家
貲丁則徧徵於編戶如家實無丁卽已僱工替代而孤寡單弱
不與焉如必泥於富者出財貧者出丁之說則貧者已保富爲
挾持富者已謗貧爲疑慮參差出矣安得成團若貧富一律出
丁則共苦同甘無所藉口此派丁簡便之法

各州縣皆分都都分甲或分區畧甲畧區視廣狹而自爲盼畔
自相聯絡團練貴合而大費分如大團可得二百人便須分爲
四小團餘已類推小團練輒再會大團或小團輪流往大團公
所練習則大團無停歇之日而小團有休暇之時尤于農丁甚
便至練習不必延久每日必須片時行之久遠自能純輒如此

則相距不過在一二里之間。頃刻而聚。頃刻而畢。既不曠工。無須給食。此練習簡便之法。

拳勇技擊家數甚多。精能匪易。必需歲日。而匍營所用銃礮之外。惟用刀矛。民間棍法。有通于兵家槍法者。即可用于長矛。總曰防護緊密。轉掣靈動爲主。如不能得高手爲師。卽轍回鄉勇。夫稍知營陣進退。強弱情形。工未必巧。價則當廉。然卽聘高手。一兩月後。稍得其法。便可由團總會操。是在蓄學不在蓄教。外如跳躍飄石等法。久習自精。無他謬巧。此師授簡便之法。

不設局。釐丁無須給發工食。其爲省費者大矣。惟器械須費。器械曰火器爲尤費。至刀矛耙棍。今匍營呼杪子。非古之矛製。所費無多。卽竹

矛矢復可用。然火器可及遠可擊多。可壯膽可鼓氣。烏銃擡鎗之外。如火毬火筠噴筒之屬。皆得急效。如邨僻難備。則藥包灰罐在所必儲。此製器簡便之法。此謂風俗于春節時買放花爆同觀。曷若舍彼爲此。又訪問鄉閭好影戲花鼓採茶。輒索諸戲。仰褒無狀。傷敗風俗。兼恐招引外來匪類。今當一切禁革。即可日其費助。

製火器

地方腴瘠豐歉不同。故設簡便之法。以期通行而要諸久遠。非謂團練之能事盡於此也。如其憤發忠誠實心報國。或捐製器械分給各鄉。或招集義旅助爲堵剿。其費既實用之可核。其功大眾口之皆同。自登保敘之科。無忝酬庸之典。若全無實際。赴事鋪張。所補未有分毫。所得優期尺寸。撫躬自問於心安乎。

則不如循簡便之法治行於鄉閭猶不失爲善良也

團練必識地勢須明賊蹤地之山鄉水鄉賊之由上由下情勢不同機宜自別山溪徑僻之區利於扼要設伏賊來我隱賊去我追成算在胸庶不致臨時罔措若濱江一望平夷豪無隱蔽勢不得不併邨築堡合力守禦且壘奉上諭申明堅壁清野之法尤當遵照辦理速覩成功惟守堡與守城無異必須合力同心大須眾堡環聯互相救應否則勢孤力微如其眾志成城雖勦舉無難集事矣

鄉團遠近齊興技力俱有可觀然後講聯絡策應平時於十里內外會團巡哨已壯聲威已嫻行伍行之既久即可起疲爲健

轉弱爲強。各挾所長。爭思一試。與向時之恒恡者迥不侔矣。其氣直可滅賊。而何有土匪與逃賊之區區哉。若不從各小團練。輒而遽集大團。恐只虛聲無裨實用。

四境之鄉團齊舉。則遠近層疊。皆爲城市。官府藩籬。而近城之鄉。尤資呼應捍衛。然城堞垛口。難多守禦。必資眾力。惟募勇有數。難集諸五方多非土著。無身家妻子之繫屬。最易離心。一也。人非同類。良莠不齊。操練之時有限。餘日皆事佚游。必至爲非。佗夕二也。卽其始費。尙可籌其後。何曰爲繼。廩給一停。不待聞警而潰矣。三也。故召募者。或曰費絀而輟。或曰風鶴稍平而停。及警報一至。又行招募。身功盡棄。社見紛紜。再四籌維。守城大

用鄉團之法方能持久。在城紳庶吏胥家可出丁練習。夫只片
時不妨本業。則無須另給口糧。管人守城婦女皆登陴執事。何
況男丁豈在城之尻人無固志。而外來之募卒轉有固志乎。州
縣額設民壯原爲守城之用。且查大州縣吏役合私僱往往近
千差遣之餘大抵皆閒尻安食。正可精選訓練轉游惰而爲精
彊。其或稍給工資或閒加旌賞俱在本官與士紳籌備行之。如
得箸爲成例經久不廢。卽爲各州縣之土兵乃長治久安之策。
柰何社事補苴也。

外府州縣距省城甚遠。一遇緊急申報請兵往返動需時日。
勢無及也。不籌常設土兵之法何已濟事。然土兵雖較募兵

爲省費終須歲有常支城邑者邑之首領四鄉所繫牧令當與合邑紳庶籌備經費或勸捐田產已租入爲壽歲量給工食之資則可期久遠而兼杜侵漁實辦實效則紳庶斷未有不爲一邑計者

城市練有土兵平時兼可爲救水火捕盜賊之用大可分遣精銳者教習鄉團爲用多矣

保甲七條

保甲法創於王荊公安石後之行者最著於王文成公守仁荊公之大法本周官比長閭閻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之遺而其用意在罷募兵用民兵已足國而強國而同保之犯強盜殺人

強姦略人傳習妖教造蓄蠱毒者責保長已糾察舉發已禁令
苛急所用非人奉行不善故致民怨眾譟然行之十有五季京
畿及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得壯丁六十九萬一千九百四十五
人歲省舊募兵錢六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三緡其他爲未嘗
不可觀也陽明之治卽今所行十家牌其用在緝竊盜禁姦惡
息詞訟而要之曰厚風俗興禮樂兩家之大指如此

本塲于清端公總督直隸申明保甲諭曰編查保甲團練鄉勇
之治無事則稽察盜賊已遏亂萌有事則相機救援防禦堵剿
不動支糧餉而兵足不調撥官兵而賊除兵農合爲一家戰守
不分兩局自古及今消弭姦逆安靖封疆未有善於此者則王

荆公之意爲多。夫曰其時方臻殷盛風俗樸厚民知嚮化無流
失敗壞之患。故但爲民治盜賊也。而團練保甲之實卽一事彰
彰明矣。今門牌編戶之法猶存。而法外之意盡失。卽法中之條
夫不行。其或謂查禁之事與團練無干。不知天之生人。非別生
一種賊匪。其始固皆良民也。父兄無言。養無言教。聽其放蕩則
成流民。官吏忽細微尙清淨。聽其攘竊則成土匪。及其嘯聚成
羣。抗官拒捕。則成逆賊矣。故賊匪者乃地方官吏之優。曰容之
養。曰成之者也。而又何尤焉。坤之履霜。慮堅冰。姤之制陰。用金
柅。古人防微杜漸。必察之於未發。而弭之於將萌。今曰民俗之
敝。顯然作奸犯科。而曰此細故。非急務。未知其所謂大且急者。

抑冗何等。總之不離乎因循聞昔者近是。晉賢良泐美意具在。願與有心世道者。講明而力行之。

陽明先生申諭十家牌泐曰。編戶既定。照式造冊一本。畱縣。已備查攷。遇勾攝及盤調等項。案冊處分。要無躲閃脫漏。一縣之事。如視諸掌。甲內習爲偷竊及諸不法等項。官府爲置。舍舊圖新。簿記其姓名。果能改化者。則除其名。境內盜竊令。自相挨緝。若係甲內漏報。仍竝治同甲之罪。蓋古人門牌之。法不專重在牌。而實重在冊。已冊中於不法等項。注明此出。者保之。公言曰。後其人犯案。即可知其人之本。爲良本爲莠。也。今行保甲者。僅發牌懸於鄉人之門。而在官無稽查之冊。

是陽明所謂社成挂壁之虛文者也。且牌惟宜於城市。曰五方襍處。逐徙不常。故須懸牌。以驗虛實。若鄉邨人戶。昭昭間有更換。耆保豈有難知。直可用冊而不用牌。今之所謂牌者。皆廢紙也。

鴉片之耗國敗家戕身。眾所共知者。律法昭然。典刑具在。京報屢見查拏。豈有開禁之說。其近季未及嚴辦者。緣恐承辦之官吏胥役。藉此騷擾良民耳。輒意徇欲之徒。因寬大而益加縱肆。染者不戒戒者復染。甚至衰老之季。從新學習。一室之內。婦子相傳。其身骨露。神銷疲癯。無用。其家則醫瘡剗肉。典押皆空。富戶轉瞬而爲貧民。貧民轉瞬而爲盜賊。然其一身一家之私自

外生成甘爲黷敗。夫何足惜。獨其巨億萬之金幣。悉輸於外洋。而不爲好義急公之用。致可恨也。此次保甲之行。州縣官當飭董事紳耆。勸諭禁戒。其不遵勸諭禁戒者。著紳耆具稟。并注明吸食鴉片字樣於稽查清冊內存案。已便提訊究辦。其父母伯叔母舅呈送者。案實照律究辦。其鄉邨小市販賣之人。開設之館。尤易藏匿。奸匪。立即查逐。抗違者稟拏治罪。

民閒蕩產傾家。半由賭博。其始由殷富之家。藉此銷日子弟。遂无而效之。且曰爲獲利之具矣。無賴復習而精之。且曰爲謀生。養家之具矣。其賭痞設局誘人。千方百計。雖至親骨肉俱所不顧。至於工伧匠人佃戶。皆誘與賭。其身價佃價皆從賭帳除消。

在其人豈不曰爲得計然恐無此天理矣訪聞近日鄉邨僻地
工匠小廝往往皆有賭局可謂敝壞之極矣然總由地方官失
於查辦故小民皆目無法紀嗣後除地方官親自查究外著稽
查紳耆查實勸諭禁戒取具本人戒約并鄉里保狀其抗不遵
戒者悉於清查冊內注明賭博抗不遵戒字樣一經查拏得實
照律究治無徇

敝俗耗財曰鴉片賭博爲大端而會匪之查禁不待言矣惟一
種持齋繫會并契符呪邪術者不得影射牽系但當禁其聚會
傳徒曰杜其漸他如窩竊私宰痞棍皆爲民害及一切狎褻之
戲劇傷壞風俗者皆當飭董事紳耆保長舉發禁革各處風俗

弊病不同不能一律但凡有關風化人心者各地方官諮諸紳庶禁革之無庸一一詳也

凡相沿之弊犯者太多須用陽明法子自新先取戒約保狀限日期日次必取藐抗者懲一警百則法令自行世無不能革之弊也

古人之用財也日用飲食有常經不設稍過冠婚饗祭有定制不設稍踰大夫士庶有定分不設稍僭而又儉於自奉凡事撙節常使有餘固無浪費夫不妄取也今則不然不必大賓大祭而一饌之費幾至萬錢卽至吏胥隸役而一體之衣動盈百兩其餘可已類推然而國課不完債負不給仰無已事俯無已

蓄者比比然也。於是百計以攫取他人之財。而害心害理有所不計矣。此民生之所曰日蹙。民俗之所曰日澆也。原其弊端。祇在奢侈。而奢侈之弊。有出於其人之性。徇口體耳目之欲。而不自節制者。有迫於世俗所尚。不得不爾。而隨波逐流者。迫於世俗。則奢侈非其本心。然未嘗學問之。故夫事曰禮。爲準。則遵禮而安得過奢。人曰分。爲範圍。循分而安得過侈。人固可曰己之遵禮循分。矯習俗。而奈何轉爲習俗所縛束乎。積習既深。下流忘返。不加裁制。豈有轉移先矣。太甚曰漸。而密將滄樸之風。無難復覩。是在賢牧令與鄉紳耆之化導矣。○凡人之不應盲受而盲受。不應使用而使用。不應有而思有。不應得而思得。皆

是不循分。至於名利之途驟發之財。不能久享。何況巧取倖得之祿。不能長保。何用妄思。知此方可與言循分。

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言賊民之興。由於無禮無學也。今之學者。爲制舉業所困蔽。而實治舉業者。之自取困蔽。蓋舉業本須才識兼具。必積學以成之。而科名者。聽諸數與命。得之則稽古之榮。不得而吾學固自在也。乃不於學之求。而但於名之求。且鹵莽躁競。以求之。已爲不能安命循分。及其不得而所學。大不能名一業。成一藝。則兩失之遺也。攷昔人讀書之法。旣冠方令。佗文。埭此之日。皆專功於經史。今入彀未幾。便令佗文應考。而經書已廢。故童試中之能背誦經書者甚尠。如此則安

得有學安得有禮其弊在父兄與師長之欲速見小利不曰明
理達世務期其子弟而第曰弋名獵利期其子弟試思稱神童
者何嘗皆有成就少年登科者何嘗悉至卿相乎守弇陋者制
藝曰外無一疎之書尙博覽者又泛濫無歸而不適於用此學
術之所曰曰敝也學術敝則安得有人才人才敝則安得有風
俗風俗敝而安得賊民之不興故欲治賊民必正風俗欲正風
俗必儲人才欲儲人才必端學術有斷然者各州縣牧令教官
皆有整頓風俗振興人才之責月課季課書院課常與生童相
接其社評閱時文已乎

捕蝗事宜

竊蝗之爲患甚大。吏不絕書捕之爲法。綦詳事豫則大。歷觀耆
載。有先事豫防之法。有臨事力捕之法。有後事慎持之法。尤登
因地制宜。隨時策效。專責成。則無推諉。行廣遠。則無漏遺。其大
較也。邇者蝗患方殷。須捕甚切。規條刊發。文檄頒行。而州縣未
盡舉行。鄉閭猶懷觀望。初起既失。於撲滅。後此益患乎蔓延。欲
籌其宜。請言其弊。買收蝻子。法本壽人。然今曰野之害。而謀於
城。則寥闊不切。捐有數。而蝻無盡。則博濟之窮。捐錢者不皆有。
田雖施。易倦。掘蝻者無非爲利。難得則休。送蝻之民多近城。而
遠地弗及。掘蝻之民多無業。而正農弗爲。但曰聽弋獲。倖得之。
民安能收通力合作之效。其奉行故事。師曰塞責。又通弊也。且

夫患之當防不社在掘今冬入土之蟪尤在禦明春出地之蝗
今之掘蟪偶然嘗試無畫一之策無其凜之章人夫必其不齊
器具必其未備或本地驟遇蝗出或他處忽有蝗來輒能禦之
嗟何及矣故曰事勢論之掘蟪雖先事之圖而視於無形者其
道難禦蝗實臨事之要而制於有象者其功倍至鄉民皆知禦
蝗之法則掘蟪之事大所當知而不待上之董勸矣愚曰爲曰
官爲民籌治蝗之法不如使民自籌治蝗之法曰官爲民籌治
蝗之費不如使民自籌治蝗之費夫種田之民卽不計賸與租
不能不自計一家之食聞蝗之所過鄉人皆咨嗟大息多醵錢
佗醕曰爲祈禳故使民治蝗實因勢利導之事而籌治蝗之費

者或取罰鍰或議加漕皆弊竇叢生民所不願然則祈禳樂於輸費驅除大當樂於輸費查近季鄉團之起練習雖無實功而曾食製械皆鄉人按田按穀自爲科輸團事雖停往往尙有贏餘之費今如令其已辦團之法治蝗則段落經費人夫三者皆有現成之費無難倣而行之然而民不自爲舉行者已鄉邨不皆蝗所經過又惑於已蝗爲神不設捕治且只聞收蝻之令未聞責民治蝗之令勢不得不處於旁觀也爲今之計莫如停城邑收蝻之令而只掘蝻撲蝗之治行之鄉野而責成於州縣官吏州縣官吏責成於四鄉之保甲紳耆令其分段辦理嚴失治之條優得理之獎保甲不力州縣察懲之州縣不力上官舉勅

之責成既專庶務自舉汝懷愚曰爲楚南向無蝗患一旦羣飛而來未必僅成假道履霜凜堅冰之思金柅繫柔道之牽安得不慎始曰慮終防微而杜漸竊聞各處鄉邨情形不一有心者事權不屬無識者議論社讎必得憲臺頒發文告條規俾遠近咸有遵循庶蟲孽俱歸掃蕩不揆愚昧謹將祘惑儲費備器集夫事宜條陳於左曰備采擇俛乞裁正施行不勝冀幸之至一除蝗必先祘惑詩經畋言公其螟蟥及其蝻賊又言秉畀炎火不聞曰害稼之蟲爲不戢毀傷但云田祖有神不聞曰蟲爲神唐太宗吞蝗姚崇捕蝗四十萬石而蝗不爲災叟冊昭然何乃惑於邪說如鄉間有持不經之說阻撓捕治者擬照妖言惑

眾律究辦

一除蝗災必祀神。先農之神。邨社之神。皆在當祀。其專司捕蝗之神。則有劉猛將軍。鄉間可於廟宇公所設大牌位。紳耆率眾虔誠祈禱。神必佑之。

一除蝗必先儲費。查近季鄉間團練。皆按戶按田按穀按資。自爲科輸。最爲公允。即可倣照行之。團練猶得藉口於已貧衛富。而蝗患則貧富皆均。尤當踴躍輸將其弭災害。如有推諉不從者。該地公同稟究。其或境內舊有公費。或殷實加已樂輸。皆聽各鄉自爲籌備。

一除蝗必先集夫。鄉間先分段落。必在二三里內。召僇聲息相

通一如辦團之法。亦可卽謂之團。平時掘蛹可從公費雇人爲之。或用收買。省工力。若飛蝗大至。則各戶除老弱外。皆當齊往。如本團人力不足。則鄰團當往相助。勿分畛域。

一除蝗必先備器。如溝壟之法。驅捕撲捕之法。伺其停飛。兜捕。撫捕之法。油灑禾葉之法。火引撲埋之法。俱需器械。如鑼鼓大旗。銃礮長筴。短筴。鋤火把。火蛋之屬。皆從公費預爲製備。免至臨事失措。於宣平時講求演習。自臻精熟。

一除蝗宜準古酌今。所有蝗蝻來由種類及捕蝗故實。壽人成法。各州縣官吏須彙刻成編。刊版多本。徧發鄉邨。以資攷證。然今省或有不同。亦不妨變通成法。只期於事便利。不必限以一

律鄉人豈無明智正當精思而切究之

一除蝗宜因地制宜山鄉水鄉蝗至未至皆當分別辦理其蝗所未過之處無蛹可掘次宜豫籌公費製備器械以防蝗至若計冀蝗不入境全不設備以至被害者定行按各保甲及團長究辦四鄉各分團辦理惟近城山多田少之處須歸城內籌費辦理

一治蝗須杜絕弊端官吏爲民除害豈得互相擾索如鄉間自捐自辦不煩官吏督催斷不容差役下鄉需索若鄉間延玩不辦勢不得不委員飭差察究豈非自貽擾索又如保甲只供團頭指使奔走知識無多原須團內公正紳耆爲之董率訪聞鄉

閒豈有不肖之徒藉公侵蝕荏蕘一鄉眇不貽誤公事殊堪痛恨除密訪查拏外。準團內稟州縣官申詳究辦。

甲寅重議鄉團

一鄉團之舉屢奉 上諭煌煌各憲示諭章章自無知造爲招事之說。曰致作輟不齊其實祇是吝費惜力之故。今觀土匪棄機竊發四處騷騷里中忝保無虞。岌岌大免罹淞網。豈非荷季團練清查稍爲有益。團之興廢利害昭然所當其勉。

一甲內舊分仁義禮智四團。各歸團內公所延師練習。費用較縣今四團併歸。托寺練習。公延教師較爲省便。埃稍嫻習。卽由團總會操。曰省浮費。

一四團各有數十人。先輪日分習。已免擁擠喧嘈。迨會團較藝。則四團齊集。或分或合。聽團總團長酌量變通。

一四團挨次分日操習。值日已號礮傳齊。已八刻十二刻爲度。過時願畱久習者。歸家合伙私習者。聽計一月之中。肯團祇操七日。每日祇操片時。既可省飯食。又不曠人工。只期有恆勿圖速效。

一操習已長矛火鎗爲主。或分或兼。聽人自願。其各般芒蕪各種火器。徐待增添。簡便則人易從。積漸方能持久。

一歲季團費。係按畝均收。業佃分多少派出。其丁壯。夫貧富粗秀同科。誠至公至均之遺。茲要費出願輸丁。由戶派出財。不皆

富者出力不止貧人尤爲平允。望我境內齊力同心。一切私見。閒言請俱收拾。毋擾眾心。

一肯奉各上憲示諭團規。阻撓者已通賊論。至爲嚴切。而不肖之徒頑梗不化。不時造作謠言。今如仍有其人。公同稟究。徇庇者罰錢入公。

一此次團事既不費錢又不費日。委實無可藉口。如仍傳操不到。團眾齊集其家理論。儻不服理。公同送究。

一四團雖捐穀貳千有奇。祇已備用。俱存各家。除添補器械子藥各抽取什一之外。不得藉端開銷。日後儻有不虞。方議支發。傷者給湯藥四串。重者八串。偶不吝者給木材八串。卹家四十。

串若臨事避匿不到者。罰錢如傷卹之數。逐出境外。

一欲禦外侮。先清內奸。境外之匪。必由境內之痞勾結而來。大由煙賭之窩。團聚所致。查各處劫搶之犯。大抵皆然。故凡賭窩。竊窩。煙館。私宰。皆匪類叢集之區。當協同保甲。嚴查稟究。

一竹木菜蔬魚鴨之屬。皆農家各自培植蓄養。無賴慣行攘竊。甚或偷拔青苗。撻割禾稻。種種不法。到處有之。卽挖竊劫搶之漸。今凡遇有竊失之事。團總團長協同保甲。挨戶搜查稟究。已息澆風。

一古者卽農爲兵。自爲守護。有事不煩徵調。無事不廢戒。成能卽戎禦侮。轉弱爲強。今團事旣興。總期行之無懈。卽承平。

業尤宜安不忘危。勿曰風警稍平。輒行停止。惟農忙暫息。不得遂廢而棄。苟功斯久。安長治之遺。

擬勸諭捐輸團練示

爲勸諭捐輸團練清查匪類。已助國帑。已安民業事。照得粵匪騷擾。已來時歷四季。地連七省。皆由到處土匪。附從之故。土匪之多。皆由貧困之民。失業無依之故。貧困之多。皆由惡俗侈蕩。浪費耗財之故。而州縣之不能禦賊除匪。則由城鄉不能力行團練保甲之故。城鄉之不力行保甲團練。則由人戶嫌惰。慳吝之故。且一聞警報。或由近徙遠。或由城徙鄉。獨不思流寇無常。遠詎可避。城池儻失。鄉豈獨全。流離失所。何有田廬。擄掠相

加安存財帛。曷若在城守城。在鄉守鄉。曰衛城。城曰衛鄉。省遷徙之費。爲團練。節浪耗之費。爲捐輸。上曰紆。君父之惠。下曰奠室家之業。志固氣雄。則百爲具舉。心同力合。則外傳何虞。本縣問俗。有季早知利弊。下車伊始。彌切振興。美利洩爲爾興。惡習洩爲爾革。勞績洩爲爾。上告。冤抑洩爲爾直伸。所有團練保甲。并捐輸章程。另行刊發。皆稟諸各。欽憲大憲爲。國爲民之至意。希毋忽視。利在速行。切切此示。

催辦鄉團保甲示

爲催辦鄉團保甲。并發簡易條規。日期速行事。照得粵寇滋事。自來遷延。已經五季。流毒及於數省。疊奉。上諭飭舉鄉團。至

爲嚴切。今除著名數處確有成效之外，率皆顛預了事，其弊約有數端。所宜痛自懲儆。州縣官曰：爲鄉邨曠蔽，無益城廂，惠廬只切於一身。志慮未遑於四境，又未嘗不曰：少一事爲省煩勞，不知城市爲鄉邨之頭目，鄉邨卽城市之手足。手足失而頭目安有自全之遺乎？如其四野皆團，聲援聯絡，賊且望風卻還，城鄉皆得安全，不此之恃，而惟事請兵，請饟，曰：爲衛護計之左矣。徵兵不如募兵，募兵不如土兵，此不刊之舊說。誠曰：土兵者，民本比近人，相繫屬，力佗之暇，莖事兼精，不資儲養，無須耗費，實寓兵於農之遺法。故鄉團之成功，在合大團，曰：資策應，而鄉團之初起，在分小團，曰：便練習。地近則時不曠而事不紛，法簡則

費不貲而人不憚也。乃辦團練者率已募勇設局爲能事。丁則湊合。無賴不相聯屬。一驚而潰。費則徵求無藝。算知愛憎。一擲而盡。事難剋期。何已爲繼。覆轍具在所共聞知。顧明知其無益而必爲其難。不爲其易。爲其名不爲其實者。謂非此不足已飾觀聽。而兼爲牟利邀功之地也。夫逆賊披猖。神人共憤。凡在踐土。倉毛之剗。輒不當枕戈已勵同仇。乃至已眾輸之費。填貪婪之欲壑。國事之大。爲冒濫之捷徑。不知人心之欺誑。一日不息。則殺運之慘酷。夫一日不息。明有顯戮。幽有天誅。豈能追乎天。之生民本無不蓄。惟其失教失業。已致佗姦犯科。近日動稱土匪之多。其實百十成羣者。不盡狡焉思逞之兇徒。大半因飢乏。

而輕相埒和。大緣有司禁令。久不及於鄉閭。故小民常無忌憚。然輕重無分。輒罹大辟。夫子張子所謂不教而殺。孟子所謂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者也。此大牧民者所當深念已。至於風俗之澆漓。民間之匱乏。其事相因。愈匱乏而愈澆漓。大愈澆漓而愈匱乏。當其殷盛之時。不知節嗇。嫁娶器葬。燕會衣服飲食。僭分踰制。古樸失而浮侈日增。特力大倦於供輸。何況一家有限之產。而不肖子弟不事正業。惟知浮蕩耗財。而賭博洋煙。尤爲破產傾家之甚。及家資蕩盡。乞不得則竊竊不得則攘。土匪之多。大率由此。故今日者。欲平賊先安民。欲安民必禁奸慝。而正風俗。風俗正則浮侈除。浮侈除則資財裕。資財裕則人民有

賴而匪類可轉爲良善此理勢之必然者當軍務孔亟之時而爲正本清原之說或且目爲迂遠然試思財日匱而民日窮俗日敝而民益肆其由民而匪由匪而賊者如水之滋如艸之蔓恐匪不勝誅而賊不勝討也嗚呼此民間狃於故常謂賊或不至至或無害故吝費而憎勞又畏賊如虎曰爲鋒不可撓不如順從曰冀倖免今賊至矣受害矣順從大不免矣甚至曰三四賊入江邨而封倉封船聽其所爲矣及賊索賂又羣知賊之可得而殺了無足異矣且一經創痛之後應有懲毖後悉之思芻侈者可曰返樸縈巧詭者可曰返篤實實人心世道一大轉捩之機易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也某等無德無能忝竊祿仕

上不能紓九重之軫念。下無已解四境之顛連。日夜焦思。實深慚媿。計惟有與賢牧令良百姓。湔除舊習。改絃而更張之。或於平賊安民。不無小補。茲定保甲若干條。團練若干條。悉本肯賢舊法。皆要已簡便易行。已期於速舉。而行之久遠。若猶有視爲具文而不行者。則實各州縣及紳庶之不爲國家出力也。

綠漪艸堂外集卷二

湘潭羅汝懷念生著

襍文

擬積穀示藁

爲勸捐義穀事案奉府縣札飭勸捐積穀已期藏富於民有備無患洵屬意美法良夫曰本率穀價騰貴四處空虛幾於無可市買賴稍存倉穀及紳商捐貲買米偕給與平糶減糶兼施始得倖濟艱難民間經此一番創懲必私相約爲善後之計切身要務豈待他人之爲代籌查湖南積穀之邑頗少惟潭邑李肯縣於光豐之間勸積義穀四萬一千餘石建倉存貯生息平時

既得通挪已資不足今歲尤賴斗石已濟方飢十季已來成效可觀間各鄉有二三里中積穀至六七百石者已紳耆多公正之人故收放無耗失之弊無如良莠不一往往管者侵吞僧者拖欠匪徒瞞義穀爲欲壑懦民視積穀爲畏途不知種種弊竇由在鄉未有歸聚之倉在城未設清釐之局未及季清季歉故愈積愈繁愈繁愈濫耳今勸爾紳耆軍民人等仍照先季舊案分甲分團畷畝捐穀二升業主升半佃戶半升有倉卽歸舊倉無倉卽行補建著保甲將田若干捐穀若干及花戶姓名造具清冊稟帖由新設義穀公局彙送批準存案其收放生息之添俱照舊規或該地實無公正紳耆管理卽可歸倉封固不圖生

息或猶慮撥案即可寄貯城內社倉夾爲分別存案總之官
養民不如官民自養臨飢圖食不如未飢早圖務宜踴躍爭先
不得藉端推諉至舊穀控案紛紛已經案結清還者不下千餘
石其未清者立即訊判勒追劃清舊存若干新捐若干官憑申
詳府憲事關至要毋等泛常致干未便切切此示

條規六則

一鄉間向有義穀義倉其無倉者從新建置倉之大小視穀之
多少爲之若穀石不多或買現成板倉或造土倉工費較省此
在各鄉司事估工醖費按畝輸錢實捐實用懸單倉壁併稟報
存案

一鄉穀歷季不清由城中未曾設局清釐故久愈輾轉茲擬籌備經費畀歲計得息錢百餘串已九十兩月設局擇司事經理各鄉保甲詣局報銷事竣撤局庶季清歟不至拖欠

一義穀義倉民捐民管不段吏胥之手已杜需索之弊所有稟帖由保甲送總局司事查核轉遞於鄉農尤爲省便惟傳喚保甲及催穀催倉不能不用差役下鄉雖不準譌索一錢究不免往來紛擾是在各鄉紳耆保甲率仝興事毋稍揆延庶免差役頻來上下兩便

一朱文公社倉春借秋還之法乃倣孟子中春省耕而補不足之義今義倉之設固已備荒矣可兼濟困乏故生息實爲優利

今若曰杜弊之故遂至陳陳之粟長季封閉大覺非情故新捐之穀照舊一律生息如其地實乏能司收放之人卽封倉不動一出俗固曰利農夫曰生息則愈積愈多庶歉歲足資數月之食

如本季之荒是也
要防旱災無收

查舊積穀四萬幾千餘石除議敘一萬有半按畝只得二萬幾千各鄉分段存貯多者數百少者不過數十或十餘石何足備荒此在紳耆各自忖度如一次捐穀不夠已後續捐二次目肯勿畏鷄而苟安他日必會報於無既一舊刻條規大法俱經斟酌盡善已後仍當遵行若謂因時制宜已期變通盡利各紳耆不妨各呈所見曰族擇善而從

爲申諭積穀事。案奉撫部院。輝通飭。曰。米價長落。無常。貧民豈多受累。良由家貯。蓋藏。事無遠慮。不預籌於平日。遂致告歉於臨時。舊令。兩季。均車。可爲炯鑒。現屆。場穀。將登。亟應。捐集。義穀。已備。不虞。并條。示。畝石。租穀。捐穀。二升。或三升。總期。一甲之穀。足備。一甲之用。無論。官紳。公私。莊業。一律。捐收。各甲。寄莊。田業。田主。隔阂。寫遠。卽著。佃戶。照算。扣畱。送交。經管。歸倉。不得。稍有。違抗。等因。查。潭邑。於。道光。三十季。經。李。壽縣。諭。積。義。穀。四萬。一千餘石。係。按。田。畝。捐。二升。詳。定。章程。在。案。舊歲。大饑。之後。又經。壽縣。奉。上。憲。諭。積。義。穀。示。令。畝。捐。一升。其。意。本。欲。連。捐。三季。冀。從。輕。易。於。集。事。不。謂。遷。延。一載。猶。未。完竣。且。壽。次。四萬。一千餘。

石有另捐議紋穀一萬五六千在內。是按畝只得穀二萬數千。若僅畝捐一升。則只得穀一萬數千。已不足爲合邑備荒之計。何民間猶自觀望不奔。若云吝惜些微。本縣查各都所耗酒穀約在二十餘萬石。何已全不吝惜。若云奔次捐穀尙多未清。新捐同歸無益。則又不然。查奔次之轆轤不清。由鄉中未易建倉。城中未曾設局。又十餘年中未逢歉歲。經管皆不認真。穀寄各家。愈久愈無著落。若自積成之後。悉曰歸之公倉。又復年清年歉。何至弊竇叢生。且邑中各甲現有積至數百石者。收放自如。未嘗興訟。豈其地獨殷富人盡善良。與夫不過紳耆中有實心任事之人。圖之於早。早建倉廩。則穀有歸宿。早爲清釐。則穀無

賑失耳。若其始人皆避嫌畏衆，互相推諉，莫肯主持。及遇季饑，始思得此穀，已濟急需，則已無及。今之穀案紛紛大率坐此。當自咎其謀之不臧，不得藉口於穀之有害也。本縣今與爾等更始，俟積有成數，斟酌其次條約，詳定章程，歲輪派各堂司事兼理義穀。曰秋冬之際開局清查，卽有爭訟逐季了結。現在仍照舊規，畝捐二升，曰免紛更而收速效。其已捐一升者，加足二升，曰符舊次二萬數千成數，并查悉舊存穀若干萬，分別申詳。事關大憲飭辦，務宜剋期蒞事，毋再任意挨延。至舊穀未清之案，一面訊追，總期埽數清結，不得藉口搪塞。新捐如有阻撓抗違，準保甲指稟，若保甲佯弊及查催不力，大卽責革不貸。切

切此示

一查從膏捐穀惟著令保甲隨同本地紳耆查明各花戶田畝若干按田收穀造冊具稟由城內總局轉遞存案不用遴派下鄉勸捐之人上下俱爲省便此項義穀民捐民管原可不用差役下鄉已杜譌索惟玩延拖欠勢不得不勒役催追是在各都甲之踴躍集事自免擾索

一查從膏按畝捐穀二升田主升半佃戶半升田主隔厝寫遠者皆佃戶墾捐不得因田主不在境內藉口推卸已致延誤遠者拏究至佃戶遷厝不常處處皆有捐穀各仍其舊不得遷動一積穀之弊在於地遠穀多人眾事繁故難於經管查察今各

甲不妨細分段落總宜不出二三里外地近則目目易周收發
大優

一積穀之弊多係無倉而寄頓花戶私倉每至不能憑眾清算
極實若有公倉一出入皆眾同目驗經管何有賠累之虞查
舊穀多已建倉廩此次新捐如舊倉有餘即可併入否則另建
新倉或板倉或土倉量穀之多少爲倉之大小總期避溼遠火
牢固結密勿事華美其費卽從該地按畝輸錢若動用捐穀則
穀愈不足矣

一朱文公社倉春借秋還之法乃倣省耕補不足之義至爲美
利今義倉之設固已備荒矣兼利農故不借則愈收愈耗而借

不取息則人人思償何能徧給其求

如穀至多至足則可不必取息

而穀亦不

能增益今仍目二分收息日期愈積愈多夏至時三期發穀秋

分時三期收穀俱照舊規

一發穀時倉正倉長保甲并集義倉設大簿冊某人借穀若干
某人保即用保人書簿如借戶拖欠保人墊賠力不能賠者不
準作保夫不準誣僭及誣人作保如不能盡償只推陳易新不
責經營賠息皆憑眾目驗逐季於發給印簿注明自憑查核查
中有貧而恃強者斷者往往思手握義倉爲侵吞之計及誣僭
誣保等弊蓋良不免受累故視義穀爲畏途然總因未建公倉
不能季清季歇故匪人得肆其誣譌若憑眾清算分明是非
自有公論青天白日之下鬼蜮何敢請張其一手經理不早清
結致牽久難明者又有言公穀作爲

私穀取利者種種皆無公倉之弊

一舊規庫倉擇倉長一二人倉正一二人倉長司穀之出入及簿冊鎖鑰倉正商酌事宜查點利弊倉正無過不必頻換倉長年久則恐交卸不清須一季一換或兩季爲止不必拘定紳衿殷實凡衣食粗足而諳事情者便可充當若其地可靠之人無多亦只擇定數家十數家輪流更替其穀少之處不難收放只用一長一正足矣

一此穀民捐民管斷不歸官業經爲案詳定毋爲浮言所惑各鄉因地制宜或更有盡善之法不妨呈請變通亦不得挾私見而廢公事

擬清釐義穀實儲示

爲清釐義穀實儲并籌總局經費事。照得理財之要道在平時蓄積之充。救乏之良圖在地方經理之善。查潭邑自遭亢三十季。拊積義穀。畝捐二升。合樂輸百石。自上泮與議。敍得穀四萬一千餘石。二分生息。夏放秋收。各鄉廣建倉廩。掌曰倉長。倉正輪季更替。無久握中飽之弊。逐季清查。無牽混久欠之虞。一切詳有成案。刊有條規。意爲至美。迨大盡警。緣旣積之後。未絳歉歲。眾情忽略。久不清釐。至同治元季。穀乏價昂。始需此穀。已多轉轉難明。控訴紛紛。幾數百紙。而賴曰濟荒者。夫不少矣。於是再任擇紳設局清查。查得原存本利穀四萬四千二百餘石。續捐二萬二千餘石。通計六萬六千餘石。就已廢社倉。改作積穀。

公局經壽縣李籌款四百金。交司事邑紳何拔秀置買菜園一所。後又經司事添買房屋三棟。其得收租錢百餘緡。而每歲須用六七百緡。所入不敷。旋經某某等稟請。於各鄉義穀。每石提錢十文。於驗簿過印時繳局。已充局用。現據司事口稱。此項未可長恃。且多未能案數繳收。乞更籌善後經費。下車伊始。籌費有待。徐圖夾在各鄉紳耆。公同籌畫。現在亟宜清查實數。追繳拖欠。已備不虞。并須載入新縣志。已垂久遠。所有城中總局費用。仰各倉長倉正。仍案照石抽十文之添。如數繳齊。已公濟公所。全實大。各宜凜遵。毋忽。

擬禁革女蕩煙機示

爲嚴行禁革。曰正風俗事。潭邑繁稱文雅之邦。在晉功業文章。卓然炳著。農工商賈。各勤本業。藪樸尙儉。俗至美也。惟曰水陸通衢。五方湊集。百貨紛羅。故服飾之侈靡日開。人心之浮蕩。夾日甚。近季更有女戲。稱爲蕩子。客商士民。輒相招致。晝夜昏迷。漫不知恥。又沿江上下。皆煙機往來。無論市井游民。貪戀其中。卽鄉邨行船人眾。皆被引誘。夾且窩藏竊盜。傷風敗俗。無如二者之甚。查貴縣曾經禁革。旣去旋來。由無專司查察之人。差役不免賄縱之弊。爲此示諭嚴行禁革。每季由各堂司事督令街保隨時訪查驅逐。庶能淨盡根株。曰端風化。切切特示。

擬禁革煙館示

爲永遠禁革煙館出示曉諭事。照得鴉片爲害。自道光十八九
季嚴禁之際。值外夷尋衅。繼以髮賊擾亂。故未遑從嚴懲辦。而
吸食者何罪。販賣者何罪。律法森然。豪未更易。卽同治中新設
抽稅之法。正欲以遏抑其流。豈國家經費鉅款。必藉此不正
之端。以爲幫補。且收稅第從商賈起見。若官員士子兵丁三項。
照舊不準吸食。不謂民間誤認爲煙禁已開。益加放肆。遂至兒
童走卒農氓工匠。無不沈迷惡習。廢日耗財。而無業之人。開設
煙館。本輕利重。以爲得計。不思傾陷多人。實屬良心喪盡。罪無
可逭。今姑寬免其罪。但將煙館革除。惟州縣務縣。恐多不察。鄉
邨窺遠。尤恐難周。處處皆有紳耆。家家各有子弟。輒不思除此。

大患其保身家爲此示仰各府州縣聯絡紳耆督率保甲各清各境務使根株淨盡逐季稽查毋致懈怠日防日久滋萌卽旨此示著爲定章刊碑垂遠云云

近奉鴉片之壞至無日復加皆由收稅而起眾謂煙禁已開放膽吸食并不犯法夫不知律條猶在及收稅仍禁官員士子兵丁故須與疏明俾知原委或生感悟若謂民可使由而不可使知終無日革其心也

庚辰五月廿三日

擬濟荒示

示爲節流通滯日濟饑荒事照得南省去歲因水歉收鄰省復多採辦又日穀價久抑驟逢翔貴輒早售脫日致積貯虛空今

距倉新之期尚有七八十日市價之騰不已客貨之至難期自當速籌本地之充飢暫停外間之轉粟無論囤戶倉戶其穀皆當專充倉米不得貪利戾奇既不外耗於連舟自可均霑於比屋至鄉邨惡習尤在分境阻截致穀不通流飢飽既不均勻多寡何能夏益要之阻穀者非飢民之迫不得已實莠民之因緣爲奸地方官所當嚴行查禁惟有穀之家閉糶本境透漏外境大屬不合此在各州縣責令保甲長協同公正紳耆查明本境乏穀之家若干存穀之家若干剋畱本境備荒之穀其餘自當通流鄰境已濟艱難豈惟鄉鄰當視爲一家城鄉大聯爲一體爲此示諭通省官民遵照辦理切切此示

救荒條陳

方今救荒之法其至要有二一在通阻隔各鄉各團查明餓穀之家若干存穀之家若干除剋存本境之外其餘悉已流通斯可裒多益寡各州各縣大然當懇大府札飭通融辦理如湘鄉沅湘潭上游繁裕益藏而湘潭不能得其顆粒不通故也一在定市價舊法所謂價高招商者不能施之今日訪聞各處米價多在三串內外穀價半之惟省城及湘潭漸增至四五串何已不見商來卽官府示以平價亦不爲減近聞湘陰初苦餓乏及經官紳勸諭於城設買賣之局紳士司之準定米價三串穀遂源源而來益泛言平價倉戶誰肯齊心議減卽有善念大恐我

得低價而他人仍得高價。心愈矜持。穀愈靳固。不出一示。曰適中定價。則遠近盡一無有。參差擁穀者。可曰弭其亢奇。無厭之心。求穀者可曰消其嫉富不平之氣。或謂定價恐啟爭端。不知貧民之怨富民。在擡價而閉糴耳。穀價定。則民心定。民心定而爭息矣。諺曰。穀米天伯價。而天高聽遠。是在民之父母之代天。曰恤民也。

積穀完竣彙懇核詳稟代

爲積穀完竣彙懇核詳事。潭邑積穀肇自道光三十季。貴縣李諱春暄奉撫憲趙諱炳言札諭辦理。擇邑增貢李家杞等設局。城內總司其事。議畝收二升。并援例捐穀百石以上者。準與議

穀入九品職銜總計得穀四萬一千餘石有奇存各都各甲歲
季夏放秋收取息二分曰爲增多之計刊刻條規付倉長倉正
照辦均於咸豐幾季詳定在案其後連季未逢歉歲多未動用
又值匱興失於清理至同治元季穀缺價騰青黃不接鄉閭爭
取積穀控訴紛紛不下百十餘件緣當時未盡建倉多寄存民
家致季久不能歸歟其或爲不肖握吞大所不免迨羅憲蒞任
復奉大憲示諭積穀曰昂舊有穀畝收一升嗣有照舊收二升
者而舊穀既未清釐新捐遂懷觀望中經張李二署憲認真辦
理李署憲曾於署事之先奉委協同張憲查穀查倉於三季某
月稟覆各上憲在案職自二季秋經張憲委司局事卽與焉次

司事邑紳某等輒商咸曰爲欲使穀無侵蝕莫如鄉各有倉欲使穀可稽查莫如城常有局因查社倉內有屋七八間久廢無用呈請張憲核津費錢二百幾十緡重加修葺嗣後凡積穀公局庶幾歲秋收後兩三月中司事入局清理各都積穀生放是否一律收完有無拖欠如此季清季款當不復有積久轉輸之虞今歲復經憲臺接辦示諭鄉閭齊建倉廩行見積穀日歸實貯惟每季開局經費經張憲籌給外僉署憲李籌款四百兩付局置買菜園一所每歲可得園租五十餘緡此外有打石坑荒洲可已開墾賃租方在詳請諸須由憲籌給庶局費不至支絀不繼司事不至畏案不持此又積穀善後之要著也今除入

都八甲湯周運控案未結印簿存府未發又縣案尙有數件未結外計舊積穀重經追繳挖欠之後現存四萬四千二百八十一石零三升五合新捐穀二萬二千零五十一石九斗五升通共穀六萬六千三百三十三石九斗八升五合倉長具結具領俱登載印簿在案凡皆羅張李各憲及憲念切民依實心籌辦故得舊穀雖經耗折視成數猶有贏餘新捐大復收齊加聚積益臻豐大下邑之民生有賴上憲之廛念稍紓職承辦三載勉效勞瘁無補涓埃茲已部選常德教授交卸局事理合將闔邑各都甲穀數造具清冊呈請核定上詳大案至爲公便再局中數季用費係經張李各憲籌給成數若干動用若干現存若

千另具清冊報銷合併聲明上稟

擬官洲召種襍糧籌備積穀經費呈

爲有利無害懇詳定案事職等爲籌備積穀經費議將打石坑荒洲募墾得租濟用呈請貴縣李申詳在案嗣奉藩憲批示貴既因訟禁佃官荒恐一經召佃訟案疊出仰長沙府確切核議等因竊該洲自雍正三季經縣詳定召佃耕種歲稅充修官渡乾隆七季改充吉禮吹手工倉解庫存案迨二十季始有何允旦與承稅頂種之蕭姓構訟藉口儲水有害鄰田墾土或侵墳冢不思田卽已開之洲洲卽未開之田如係水田必有塘圳蓄洩安有水灌鄰田之事塋冢何地無之卽野冢孤墳相戒無犯

何至土侵害。又安有已十數墳冢而廢全洲之事。觀其涉訟之端。屬無理之開。推原其故。無非爭利挾嫌。且自雍正乾隆三十季。佃墾大充。公費未嘗興訟。則非真有妨害可知。今職等復邀同本地紳耆親往踏看。公議墾種。襍糧尤爲無礙。其洲尾古墳及零星數冢。悉爲圍禁。且給還蕭姓項項若干兩。斷不至騰生浮議。再配訟端。從此施工於久曠之土。興復再見於百季。兼資於已積之穀。利濟且周于一邑。職等爲闔邑公事起見。在已既非爭利。在人何至挾嫌。況詢謀僉同。豪無異見。爲此公懇公祖大人核準申詳。立案深爲公便。

請禁煙館呈

爲團營偏處一隅請飭通行合邑事竊曰保甲團練皆現行之要務而有保甲所不能悉查團練所不能預禁者則鴉片煙館爲害最鉅煙館乃無業游手所設已引誘良民而盤剝細民因而匪類叢集日則強丐夜則肆偷甚至三五成羣劫人於路去季春夏邑西石潭市地方被竊幾無虛夕莫知窩戶所在及六月間變命路旁案出崙縣吳令迨會團營王守某帶丁往查匪黨聞風遁去凡百餘人遂將煙館三十餘家封閉吳令復嚴加緝究自夏至冬鄉閭帖然乃知竊賊之悉窩於煙館迨今夏煙館復萌街保盤獲匪社械送究治現任黃令仍函商王守往查王守勉諾而未卽至始不免餓畔之嫌伏思王守係接辦曾道

某舊園曰邑南十六十七十八三都爲畛域當時勇糧係從三都抽取故不及他都今已沐憲臺體恤閭閻改由省局給發矣謫守辦事認真不徇情面其於查匪緝兇頗能與令相助爲理今南路自哥匪廓清之後久已枝安但無庸守株以待西路則上通寶衡兩郡山溪地僻實匪徒之所窟宅且遠隔縣治捕緝爲難合無仰懇大人諭飭王守通行合邑往來川巡將凡應查禁之件照三都一體辦理庶利益溥徧而奸宄潛消咸沐仁恩於無既矣上呈

擬稟覆封禁煙館稟

查煙館起於近季由城市而徧及鄉邨僻遠之地城市煙館雖

士庶商賈籬夫菜販無所不有而窩藏竊匪之事尙少街保分
地查察尙易周知鄉邨小市則農夫牧豎俱染此習所引誘者
良家之子弟所盤剝者傭力之細力而窩藏竊匪爲害尤鉅不
獨鄉間被竊之多而命案多由此出難于緝兇此非保甲十家
牌所能查悉卽責令出結大屬虛文故欲除害安良自宜禁革
煙館爲第一義更該紳等呈請王守某通查合邑原因王守於
去夏在邑西石潭地方查封煙館三十餘家竊匪聞風遠遁略
有成效所自易於禁革者緣煙館乃亟貧無業之人藉此自供
吸食隨販隨賣無多錢人人可自開設常爲竊盜而未犯案者
夫以此爲生活納污藏垢娼賭無所不爲彼既喪恥昧心不設

與禁令相抗。而王守辦事渙穩。在所管三都內未嘗滋生事端。今憲臺飭令通查合邑。將四鄉煙館悉革。而匪類無所容身。穴吸食者不至有加。無已。卽賭博私宰不法事。大可一體查禁。誠爲救時之要圖。該紳等專辦一事。所往之地。過而不畱。團丁原有口糧。無須另給。一切騷擾。譌索之弊。無自而生。某某火當仰體憲廑。凡事相與維持。斷不至有負委任。所有封禁煙館事屬可行。委無窒礙之處。理合據實稟覆。仰候核奪施行。

籌積穀局經費啟

啟者近奉縣憲面諭。本邑常平倉穀現存一萬九千有奇。尙有肅任孫欠穀項。內繳存司庫銀兩。業奉藩憲札飭。領銀買補。但

倉廩日久朽壞。遇風雨動搖。有岌岌欲傾之勢。卽現儲舊儲。已難保無憾失。何況增蓋更多。必先修復倉廩。乃可廣爲儲積。某等伏思城中原儲倉穀將近八萬。自遭亢末。季奉文提去一萬五千。協濟鄰邑饑荒。後又奉文提去數萬。協濟軍餉。直至同治元二兩季。羅壽憲任內。始得領回萬石濟荒。邑人豈思具稟藩垣。請領全數。已備水旱荒歉。今既可領銀買補。豈得因收儲無所。而致因循。將恐日後有思之而不得者。又積穀總局經費。除已置園屋數所之外。取給於各鄉義倉之石輸十文。大殊非經久之道。再四籌維。官穀民穀相爲表裏。總局公倉均須繕完。法宜攤之台邑之均輸。非可藉資數家數十家之捐款。今酌爲

畝輸十文東七佃三如管田百畝僅一千文東出七百佃出三百大至約矣由各鄉倉長倉正及紳耆之留心救濟者率保用收齊交城中積穀總局發給收票約十月內繳齊已爲修倉用費餘錢置買園屋已爲穀局經費至來季已後穀局便可免收每石十文省卻多少煩難所謂一勞永逸至工程一切由縣憲遴擇紳耆監辦實捐實用務去弊端斷無虛耗我等各宜踴躍從事已副長官先事籌備之至意實爲厚幸

勸捐禁煙經費啟

石潭團局起自痔季禁革煙館驅逐竊盜鄉閭安靜者數月迨吳痔縣去任煙館復開嗣經今憲查禁又奉司道上憲示諭責

成紳民實力稽查。既是官長假此事權。豈得各避勞怨。至於吝
惜些微團費。尤爲不知利害。試思煙館不除。卽紳民各家子弟。
安保不染惡習。加目窩盜窩娼。不獨嫖竊肆行。尤防劫搶斃命。
一家受害。合境騷然。旣被牽連。不得不多方求脫。繁百繁千。雖
數十百倍於些微之團費。夫不遑惜。此非不知利害而何。近來
命案益多。曰一案千串計之。十案便需萬串。差役則多方恐嚇。
匪社則隨事簸弄。遇財而又閉氣。賴首受之。俗云腳指只宜踢。
破不信然乎。我等老尻鄉里。粗有衣食。或季迫衰遲。或自營耕
讀。俱可無求於世。何苦任此煩勞。第念生齒日增。日多。風俗愈
趨愈下。十人五壞。十家七貧。大抵皆由煙館爲害。故欲力加禁

革禍輓頽波冀已救世而已。國費舊合四都。每都百串。今因地
遠難於聯絡。姑就本都辦理。勒碑具控。事在現行。每月嚴查。期
於勿懈。至各甲輸費爲數無多。由保甲收齊。送交石潭周劉二
店。卽發收條。圖局支用。各已簿摺爲憑。庶無轉轉。但辦事不下
十人。費使僅及百串。須十分節省。方敷一季。所望辦事者不必
致墜於獨勞。但期有濟於世。卽爲種福於後世子孫。凡出力之
與輸費。慎勿各存推諉之見。畚甚畚甚。

勸捐寶興啟

奉敝志局諸君子執事。縣志各門俱已就緒。俟與圖畫畢。先付
省城刻工開雕。就輟手也。臆議節縮志費。已爲院試取進新生。

應用襍費

俗謂之上房費其費不止一項

此費他邑尚少吾邑獨多自道光初

汝懷入學

不過入數五十季來遂增至十有八數倍此遞加無

已伊胡底乎而取辦俄頃艱窘迫促實非鄉僻寒生所堪今儲

備公費歸梯雲堂生息應付其數可準他邑從減如志捐不虧

明年歲試便可舉行矣昨又議及學師之贄儀印費或謂捐事

方殷當從緩辦是固然矣而鄙人竊有說者凡爲一事賢得人

尤賢得時人則易成而難廢時則易失而難得故數十季來未

嘗不屢議此舉而卒無成者偶議旋止偶聚旋散無會合之所

無供給之資故只同充飢之畫餅道謀之築室也今志館未撤

志捐未齊都人士時相往來固無煩別召賢能大無事更籌供

頓謀議有人尻停有館較之別記鑪竈新集朋徒車馬紛馳厨
傳絡繹其勞費之節省爲何如乎不及是時已圖功而姑徐徐
焉俟之他日則安知他日之果勝今時邪夫斷斷計較豈師長
所樂爲鏗鏗逋負甯生徒所欲出蓋皆有出於不得已者矣汝
懷管爲廩保時曾於乙未歲試與同人議成此舉已有經畫而
轍處各鄉難於常聚未幾鄙人出學遂佗罷論及近季邑中人
復有一舉事未成而耗費不貲則未得窵要之故鄙人未嘗不
憾而憎之昨來省門適聞長沙大有是舉喜有同心又與同邑
汾陽關西諸公謀之莫不稱善旣歎情之踴躍卽時會之可乘
因再與諸君子約其共圖利之翼毋疑毋懈事宜數條謹呈於

左

他邑所定印卷公項或銀或錢或穀其然不一而要曰穀爲
宜蓋銀錢難於生放不若田租之可經久遠而經理大較少
難難

勸捐實興啟

邑中眾善畢舉百廢皆興遐邇之所共推郡邑之所同慕由來
久矣而獨有當舉當興非曰邀譽於人實曰利賴於已非但補
苴於目前更曰縣延於後嗣如入學之印費贊儀者顧尚未之
舉行實缺典也當夫泮芹初擢捷報飛馳事固在於意中喜常
出於意外雖蜚黃久望而未嘗預儲利市之金抱紫紫期夾未

及夙備瞻謁之禮。在寒樂固時形窘迫。卽殷實大臨事周章。見多者久而尊償。見少者欲然未足。雅道遂成市道。儒官視若裨官。已致出身之始。師範罔知育才之地。子矜是刺。故欲蓄成其子弟者。固賢父兄之責矣。今如捐備公費。歲有常支。教育者嚴其課試。不襍弓催科。進取者專於講肄。不紛於籌歛。若是者。不但爲息事解紛之計。將益見人心風俗之端矣。邇者郡內舉行已有數邑。旣屬瞠乎其後。慎勿觀望不肯。要曰三季而成。期於一勞永逸。條歛膏緘已具。茲不贅書。

衷忠局呈覆史館稟

代

爲呈覆事。竊照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接準 國史館

巡會內開云云等因。查湖南自咸豐十一季秋巡撫毛鴻賓任內欽奉諭旨開設褒忠局采輯編纂。至同治五季彙本粗具。已待續采續編。方行刊刻。旋以軍需支絀。節費停局。迨本部院蒞任時。已設大通志總局。編纂全省志書。紳士稟商就優補采。近季忠義旌經通志局提調。候選道裴蔭森議用活字板。先將初彙印出。良以軍興迄今二十餘季。諸忠義事蹟。尙未表見於世。若或遺失彙本。則將之采輯俱墮。故當卽時印行。聊慰眾望。大資訂改。業於去歲秋季蒞事。成書二十二冊。惟其中於人數事蹟不能無遺。而擺印時人非一手。編次校對不免多誤。而但倫檔本則大不無可采。茲除寇事迹未經編完者二冊。僅有姓

名略無紀載者五冊外謹將殉陣殉城殉勞殉防殉團殉職殉
貞外紀八門凡十五冊齋呈大館目備采擇爲此咨復目復督
照施行須至呈復者

綠漪艸堂外集卷二終

男式常校梓

綠漪
州堂
別

集
二
卷

光緒九年刊于湖南省
城板藏家塾式常謹記

絳澗艸堂別集目錄

湘潭羅汝懷念生簪

卷一 駢體文

送黎樾喬孝廉北上敘

城南餞別圖敘

印月樓遊橐敘

族父在軒先生詩跋

上黔撫賀公啟

與周子堅大使書

與言雲笙書

卷二 聯體文

與鄧丈湘皋學博書

與勞辛咳太史書

與王惺原書

王望初墓廬

叔母周孺人墓志銘

劉夫人楊氏墓志銘

湯質吾先生姬人何氏殉節狀

悼耕牛文

有敍

繅漪艸堂別集目錄終

男式常校梓

綠漪艸堂別集卷一

湘潭羅汝懷念生著

駢體文

送黎樾喬尋廉北上敘

歲華不冗景光若飏緒風厲野同雲蔽虛榮落迭互煥寒棄除
悲哉秋氣俟及歲餘爾乃罄南山之竹鷄寫牢愁傾東海之波
詎澆塊壘或者門無車馬室有芝蘭萼樹不懸青鐙斯對開古
睇於奇蹟發今懷之逸思雲停陶令之籬月落杜陵之屋是卽
滯之煙水阻已雲山役形仲廬絕響空谷而王舟乘興嵇駕從
心倒屣何如搖鞭已卽策願未釋渴想正殷乃忽接吾友樾喬

季廉書言將已來月之上旬計偕北上聞虞卿之適趙便減逸
情覩士會之辭秦頓增別恨溯夫蕭齋握手繩牀抵足蓮芳亾
接歡踰平生蘭言遂同符若夙契孔融季長無嫌爾汝之稱宏
正才疏乃託金蘭之誼悵三秋而彈瑤瑟盡十日而飛羽觴增
新趣於萼晨洽古懽於兩候推襟送爽樂矣如何今吾子尺木
早階蓬山不遠鷺鷥相引蟻舄已愁踏軟紅之塵參慘綠之座
豈復軫懷雲壑段步山扃泥空憶雲燕甯知鵲則桂招悵於遣
風蘿宋寥於罷月將疇簪遊踐不幾同南皮之會乎而況僕也
歲歲青瑣季季白屋終成坦率不免挪揄元燕同巢白駒爭隙
雖復收視聽於簡篇寄心肝於鉛槧而尊解沈恩之紆結鸞銷

襟念之紛紜。每至萼月夜流寒。颺翰引遠心。繚繞逐行雲。共飛
殘。廊依稀。與落葉俱墮。矧盍之睽隔之愁。茫離之感也。雖然。出
岫非懷雲之所望。遠志豈小艸之可知。叢林塌翼。尊喻高衢之
飛。涸轍窮鱗。詎測南溟之運。騏驥得路。足使凡馬自奮。璵璠見
珍。大使璞玉加斲。且相隔者遠也。不隔者神也。翰興夜眠。均此
時日。上戴下履。共此天壤。又何恨哉。吾子行矣。曰。吾子太身。臨
萼嶽之三峯。爲量合潯陽之九派。行敦其庸。學得其正。蒼生待
此人。出青史爲吾師。壯哉茲行。知必有合。所冀韜蓄符采。彌
養正性。叔夜失慢。元龍失豪。謹嗜欲。曰保體。簡酬接。曰保神。養
臻淡沈澹。益遠密。凡茲稱引。皆所明知。不憚許子之煩聊。當繞

翰之贈。吾子行矣。棹放湘湄。旌指魏闕。姓度溼陽之煙曉。踏蘆溝之月。有構堪寄。無桺可折。亮有核於神傷。大何須乎面別。絨心尺縑。君貽跋浪之鱗。舉首長安我靚麗天之日。

城南餞別圖敘

城南餞別圖者。湯山人燮爲我侍御夫子。族農先生還。翰作也。先是夫子乘柏臺之節。揆蘭澤之芳。空驥子於方城。遂烏私於故里。戒輦而蓼莪。篇廢樂育。而桃李門盈。富貴雲浮。聲華雷動。十季里杞。悵日月之不凡。三宿空桑。恐煙霞之遂痼。迺眷北顧。用騰西笑。清塵整駕。戒旦肯途。於是南皮夙契。西轅故知。泉及門承學之士。相與出祖於城南。覲止精廬。萃斯瑤席。精廬者。

蓋舊講院地也。張宣公之故宅。鎧火久虛。劉將軍之新宮。丹青煥。雖豐規無事而雲構自佳。萼藥紛敷。軒楹修潔。信塵外之幽構。稱逸客之清酌。其地則高枕城闔。頽矚林野。岡阜迴互。巷陌逶迤。周遭雉堞。圓仰一盂。櫛比鱗次。低鋪萬瓦。傑閣秀聳。危亭斜翼。清湘繞郭。一條之白練如飛。靈麓蟠空。六翰之青松在眼。於時秋飈襲被。涼露沐林。亭皋肅而落葉淒。軒序明而晚萼媚。疊嶂蒼翠。古色夾乎須眉。檐鈴丁東。清響韻乎絃管。客乃載攜蘭酌。並具芳肴。度石級而升雲。厥雕堂之宿霧。檐帷不耀。驟從無聲。酬酢互施。譚諧樸進。寫懷則百壺不盡。抗論則千載而遙。旣而積暉微落。夕露飄灑。戒不怠乎卜夜。語更重於臨歧。蓋

醽醁猶溫而河梁已詠矣。夫暫遊萬里，少別十季，哲士賤其銷魂，執友因而攜手。良以東勞西燕，物性有殊塗；同堂異鄉，人生所淡。慨矧乃潛翔異趣，隱見殊方。或將辭萼組於河汾，或已懸安車於沛郡。啟巖谷而迎軒蓋，邀薜蘿而揖簪纓。設詞招隱之辭，翻勸出山之駕。安石方爲蒼生而出，豈戀東山？宏景當居黃閣之中，詎戀句曲？然則清塵濁水，安望合併；楚雨燕雲，漫勞瞻跂。後日相慰之字，僅託魚書；寥天回首之餘，遂成鴻雪。此則三聲楊柳，先與動夫牢愁；千尺桃萼，未足方其纏綿。而況絳帳傳經之士，何季重到後堂；元亭問字之人，此日猶然載酒也乎？溪藤一幅，江樹幾行。傳阿堵於箇中，寫陽關於意外。縹囊載去，紫

壁懸之。每休卧遊常留勝概。他日平泉埽軌綠野開尊。尋舊迹於曩遊。視斯圖其左證。與於會者。沈大令衡寬。鄧學博顯鶴。湯山人蟻。左學博宗植。楊上舍季鸞。陳上舍泰階。及門則鄒溥勛。左宗棠。凌玉垣。息汝懷。凡十人。其時則大清道光十有九年己亥八月之廿有八日也。

印月樓遺彙敘

彼水夏太叟一卿。自庶常段歸未踰月。而其室湘榑夫人。猝越歲庚寅。窳窳既畢。仍將之京。乃謀梓其遺集。遣出長沙與汝懷遇於旅舍。已編校役相屬。點閱既竟。不能無言。管靜女之三章流傳於彤管。嬈好之五言權輿於紈扇。樂風人所不禁。惟女子

之善懷。然天必刻志鉛丹。鞭心油藥。度足齊芳。桺絮競豔。椒萼
遠軼香奩之編。不愧玉臺之詠。若乃簪絲未吐。已委眠蠶。夜炬
纔明。遠灰淚蠟。則殘膏賸馥。未窮遺韞之才。碎玉零金。轉掩令
暉之業。若印月樓詩。伶之者其有可悲。梓之者其有所不得已
乎。爾其湘波沃蕩。靈艸鬱蒸。產此僂姿。光乎玉綴。少慕女宗。習
勤於操。伶長通女。誠兼善乎鍼縷。褰機軋軋。襟目雞聲。明錦煌
煌。照之螢火。組織既有專功。披吟乃其賸事。餘力及之。非所習
已。迨夫調絃錦瑟。粲枕文茵。歸小婦之堂。得上頭之壻。輟修眉
之筆。郎詠萼桃。賤同心之篇。妾裁香茗。幾乎天壤。謂及王郎。未
免世間羨其嘉耦。然而必除蠶妾。仍勗蕭郎。樂貪燕婉之多。名

懼懷安之賤。江湖浩蕩。滌征客之塵襟。書劍蕭疏。寄遠遊之文履。車如流水。隨日夜。曰何窮。壻浮雲。逐中過。而不定。季季楊柳。獨上高樓。歲歲薜蘿。空恩遠道。於是減其歡趣。增已牢愁。調獨彈而弗成。曲壹聲而鶴聽。且高如王霸子。或蓬頭。賢伯鸞。妻應稚。簪巢隨燕。寄糧與鶴分。落葉添薪。拔釵換酒。雖安清絮之風。不免拮据之況。幼婦之黃絹。從此捐功。世業之青箱。於焉輟學。兼體弱善病。骨銷瘵。藥店飛龍。膽怯空房。荆牀鬪蟻。猶復紛披。隱帙。捉搦奇觚。當夫時鳥。嘯姓。候蟲。怨夜。萼開芍藥。贈子將離。樹落芙蓉。悲卿下第。算不語綠情。靡意與感俱吐。幽豔於筆。萼潑濃愁。於墨海。辭雖經於已出。指必合乎風人。使其少

駐隙光略延崦景。則充其明識。奚止解園。到彼清修。無慚不櫛。
而胡爲乎天之不使竟其志也。且夫尙言者不矜於德。負才者
不恭於性。徵之文士。往往而然。更在女流。滔滔皆是。斯卽鬪奇
讎蝶。祇成潦艸之章。炫豔雀鷺。不過風蕐之侶。徒然刻翠。枉自
撚酥。夫人生而溫惠。彌益淑慎。貧不墜卑。賢不增侈。故能言泉
清。散詞條樸真。不藉雕鏤。自成馨逸。采蘭戒蘂。則永懣乎萊衣。
畫荻貽謀。則處懷於蘆被。長言婉婉。總夫性之有真。好句纏綿。
悉人情之至當。觀其屬纊之先。自焚手艸。名蕐欲萎。先匿其蕐。
寶劍將漚。自韜其采。是豈漫託風流。輕希表見者乎。僕忝附葭
芋。粗知梗概。曾於舊歲。復辱新知。慨慕艸其已秋。警鄰笛之入。

夜又憫太叟情鍾慰體恨極傷心冀茲片羽之傳聊展哀絃之
怨輒爲澁體弁此瑤編

族父在軒先生詩跋

客歲己丑之辜月汝懷已事展觀同宗流連異井南阮北適東
眷西來族弟某爲之尻停於時脫葉積庭寒飈震屋天宇淒迷
意緒蕭瑟偶拈蠟書時得斷簡雅音盈耳古色撲眉良愜縈襟
頓豁塵衮則族父在軒先生佗也我慚率爾國有顏而不知叔
殊不癡牀貯易已待剖今季舊迺錄其甲戌己舊舊佗一帙見
示時復寓尻湘城鹽露客窗焚香秉几往復未厭含咀鸚鵡鮮
兮清英軼乎埃壘急管縣絃之頤幽琴自張黃蘆白葦之中疏

綠綺軒堂別集

卷一

駢體文

六

藝獨笑清泉石上成其逸響。明月松閒妙斯幽境。其激澹得之
韋柳乎其閑逸得之。儲王乎而停雲。時雨夾寄北窗之懷。竹露
荷風。或傲南亭之詠。吁。無目測其致也。乃或目意致平。近氣局
閼域少之。而汝懷於此。正有說焉。夫言曰。宣其所志。心即寄之
於聲。故廟堂不奏山水之音。林泉不陳鐘鼓之響。安分者賢人
之美德。止足者哲士之恆致。如必局影一室。而馳騫六台之外。
託遠今世。而抗言三古之菁。悠謬荒唐。義奚取乎。且嘗慨今之
爲詩者。未諧競病。卽冀揄揚。粗解推敲。便相標榜。風流自託。徵
逐相高。夷風雅於聲利之途。等心性爲戲渝之具。或則各抒一
見。挾目相輕。別出一奇。炫而相競。軌曰風騷之旨。律之溫厚之

遷則豈獨詩教之害已乎先生神明激清意格峻潔青氈一襲
白屋三間同尋巢燕之痕與適淵魚之性松徑涼而巖扉夜榻
葉落而天地秋凡人世所驚趨皆先生所遜避又雲舉老人先
生之大父也學範原本行無瑕尤不逐時趨爽精韻語知音特
少所藝不傳先生殊有祖風能世家學無取簞金之阿睹惟茲
一硯之畱遺蓋所謂發穠纖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者有自來
矣所冀元鎧緝熙兼睨乎來學懷寶璀璨還富乎鄉鄰庶不僅
爲獨善之士乎貢此狂言質之明鑒

上黔撫賀公啟

竊聞星雲悽睹荆州遇萬戶之侯松喬在霄龍門欣一日之御

良已崇情所被翹競傾陽遐契彌真流終歸薄矧天下之知君
實徧及兒童後生之謁李膺久填門巷者哉伏惟四知勵操九
行匡時電舉稟夫異姿露頂標其夙望高舉榜彙蜚南國之聲
華翔步甄擢蔚神明之簪佐玉尺愼三升之選寶華薛門銅符
綰六望之區果蓄魏郡台階海歷天眷彌隆久膺屏翰之司
遂總師干之寄黔中參井墟分牂柯郡古三巴北距百粵南通
故是雄藩爰資重寄京口節鉞特受王恭北門鎖鑰獨資寇澤
仰見綏懷範古控制籌今令肅牙旌聲銷銅鼓營叔子曰寬厚
宏其化征南已文雅播其猷吳人偁爲羊公南士歌之杜父苻
徽未沫清德甯慚乃復揆奇委宛無異諸生授簡舉比或收擢

子披繡衣而染翰。偶成樽子之詞。開絳帳。目傳經。時啟木屋之
悟。離江澱而清心侶。靈山峙而令譽齊。固知爲政之風流。不外
讀書之事業。粗諳梗槩。祇切欽崇。某識昧方隅。質尤恂慙。幼而
失學。長未知名。淪靈安世之篋。徒拾叢殘。舉芳惠子之車。未沾
醴膳。敝帚徒高。坐井自封。茫茫塵海。渺無登岸之期。落落青雲
終阻坐天之路。然而百季有限。已虛擲其三分。六韋雖縣。尙安
希於一得。雄無擔石而成太元之言。顏有簞瓢。乃致庾幾之譽。
意屬實者。蒼蒼所靳。而鑽研儻冥冥所矜乎。茲者重訪同心之
侶。新牽續命之絲。不圖葭樹之殊。謬託葛蘿之誼。而侍御夫子
簪嘗膜拜。實曰心師。設期修睦於潘楊。忝埒通家於孔李。如其

不遺葑菲載錫箴規則披雲無自縱鶴遂其瞻馳獻璞有心或
藉資夫礪斲輕干威重無任悚惶

與周子堅大使書

十一月八日汝懷頓首子堅大使仁兄足下人事何常浮萍忽
散相思之積落葉與淡蕭艾懷人三秋一日今之悵悵尙可言
邪始謂葦廬可出蓬山不遠談心期迫握手歡來冠塵草彈於
青鷁脫依然城闕草辭佻達之譏每對秋風彌益瑀璫之氣是
則蹇驢載道鷁望駿蹏小艸在山終非遠志乃接閱北省顯名
邸報未見伯仲芳名王家楨榦與檠棘同捐魯國瑀璫與礎砧
並棄嗜憎矣然足下俛仰有資進退有節目無餘子胸有千秋

富貴看雲襟懷喻水豈曰得失爲隱顯榮悴爲欣戚曰言夫僕
則有鷦鷯少不更事長而無成耕顏生負郭之田半資官稅鋤
兒寬帶經之圃鷦鷯佐賓筵仕有時而爲貧學尻然曰干祿況乃
志存奉養義在顯揚溫嶠絕裾之意未必忘親毛生捧檄之行
終爲有母蕭蕭白髮堂堂青舊念此斗升遲之何日爾迺鵬溟
不飛馬帳斯設看人秋駕還我青氍爰曰候葭之時言適香楓
之館其地好山當門芳樹蔭屋蒼松擎雲背日布影修竹凝翠
當風弄姿有徒一人對我終日夷可曰消融矜躁屏遠埃氛而
魏帝南皮之思卜子西河之嘆所不免也每當初月吐輝微颺
振響宿醒未解殘鐙忽明寢入道里如敝平生覺視屋梁疑見

顏色魂隨雁遠思與霜淒此景此情豈數千里外故人所及覺
邪持者兩辱手教重惠苦言義取及朋情踰骨肉然區區之心
未蒙明答夫求道者心也學道者力也汝懷賤性疏庸稟體孱
弱幼季之歲月既耗嬉遊長歲之光陰復悲身計且人曰專而
能傳物曰孤而少助僕非不思刻志拔俗鞭心取精而始之曰
入比繼之曰入韻龐襍既多一困於寡聞再限於淺見孤陋不
少當夫幽窮寒氈氣燂暑簟尊不因激生憤積憤爲惡不知此
生悠悠得否有所成就其尙設爲一得之矜虛聲之惑乎且夫
學問之故夾當私心竊計之矣道無取乎高遠惟曰用世爲宜
入無貴乎瑰奇惟曰益人爲主權其輕重因事見心量其大小

隨地盡力德功而下立言不朽治平而外小遺可觀此聖賢在
無用之空談儒者有可行之實效也今之學者曰詩書爲冠帶
之資視民社爲子孫之業所求既得所學盡捐已昧初心安圖
後效至於高談名理五稱不窮工爲詞章萬言可待洎乎與
一官試之三事鼎虞覆餗錦昧操刀又或潔清自命方若冰雪
佐置極高如在霄漢而金玉其外敗絮其中雖託迹乎儒林實
懷慚於名教若此者皆學之賊也僕曰爲今之爲學第隨所見
之淺深而核所行之真僞厚其致力端自身心懸鏡照形惟資
其明持衡量物必取其正理必析之使精氣必充之使大而陟
嵩華者必先乎培塿適滄海者必經乎江河古聖堂奧也宋儒

階梯也。爰於暇日取諸儒書讀之。略有所得。誓究體用之學。絕
意浮華之詞。旋因事務中輟。偶涉文詞。又復見獵心狂。此則靡
靡之爲害也。次卽孤陋之爲害也。陸夫犬馬之齒二十有四矣。
季歲若墜幽壑。益淡心旌。動搖不風而波。萼色蕉萃。未秋已槁。
局影燕巢。側身蝸角。西向而笑。北望而悲。燕雲在天。楚水無極。
輒伸踰尺之紙。以攄方寸之忱。陳思有云。言之不慚。恃惠子之
知我也。舊鴻南來。報我好音。文房所珍。尙望見惠。餐衛珍重。書
不悉言。

與言雲笙書

雲笙仁弟。足下於龍山落帽之秋。得雁塔題名之錄。知足下已

崑山之月玉折桂林之一枝。汝懷時衰沈疴體中小極。乃不覺
氣之勃然興。病之霍然已也。驂騑開道。方徵致遠之才。鵬鶚逢
秋。益奮圖南之志。是則署行義季。允協公卿之望。稱名道姓。爭
先鄉里之傳。雀踴躍。昌志喜燕呢喃。而鳴賀。況僕之於足下哉。
曩者省垣邂逅旅邸。從容初同氣。於倚裳遂忘情。於倒屣散宜
切。肺無妨飲食之交。宏正誓心。大有金蘭之契。而君昌奇。該駭
俗通倪。招尤飛鴉集。泮而蜚音。短狐含沙而射影。挫衄詞壇之
將。籠東文陣之師。昌致祿祿。凡士瑣瑣常流。轉因慙妄之災。益
肆不虞之毀。池魚失水。波及鰕鮒。山蘭被塵。恥蒙薜蘿。僕猶不
憚。君何昌堪。願每羨足下寵辱弗驚於心。喜愠弗見於色。淮陰

國士出胯下而無傷。夷甫清流受標擲而不較。此其意度夷曠。他日肩宏任鉅。其在斯乎。然而世路崎嶇。人情險巇。後之視今。夷猶今之視昔。覆車可鑒。墮珥有箴。安益恩危。夷毋忘險。蓬鄉侯謹慎不貶。卞尚書禮法自戾。至德可師。算此爲最。況吾子牽得應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所負益重。所接日縣。可不加勉哉。若汝懷者。恂慙自安。委靡不競。季季歷綫病舍已而芸人。往往纖縑悔圖新而棄故。竟無一割之用。輒經三刖之羞。謙安捉鼻恐屬虛言。龍門暴腮遂成故事。然今者不與於會。夷無惜也。竊已爲張纘早榮。非生人之幸。允明遲學。乃修士之悲。世故漸多。業將荒落。盛季旣去。精益銷亡。是故匡衡九射策而始中。經義益

明蘇秦十上書而不行。陰符乃習。揆之古人。莫不曰練達而就其功名。創痛而生其志氣。況我輩又遠不及古人於萬一乎。然執此已語。令世之士。則夷猶表龍章於裸壤。奏韶箄於蠻俗。格乎其不入也。故曰可與知者道耳。至於僕之近狀。有不堪言。自別後。登舟瘡瘍卽潰。馘日抵舍。委頓不支。乃公孫方徙其癰。左師又病其足。竹牀瓦枕。祇佗卧遊。經卷藥鑪。聊資坐隱。經五十有餘日。始克杖於家焉。而猶未能出戶庭也。顧藉幽隱之疾。得究靈縈之書。桐君之本艸。萬千龍宮之禁方。三十少得窺其崖略。又復加已鑽研。他日者。療君煙霞之癖。分此刀圭。視人癰結之病。攻乎腠理。則繹陸忠宣之語。恩范文正之言。冀或與足。

綠漪艸堂別集

卷一

騁體文

三

下分道而馳耳。比來雨意不絕。寒威已嚴。僕疾漸瘳。次旣適館。君行何時。未能祖道。所冀蒼鷹。賴鯉頻貽芳訊。長途歧路。慎葆清神。略布微忱。詞不宣備。哲兄令弟。同此拳拳。

綠漪艸堂別集卷一終

男武常校梓

綠漪艸堂別集卷二

湘潭羅汝懷念生簪

駢體文

與鄧丈湘舉學博書

湘翁老文學博閣下涼露既零凍雨已集嗟馳景於綠鬢感浮雲於白衣伏案起尻康娛侍從清燕天倪在醖彌樂志於冲和霜氣入豪益通神於堅瘦未應天上勝此蕭閒不信人間偏畱福慧殷言企羨只切欽崇汝懷曩臆龍門之坂戢翼鶚音之林技笑五竈用慚一割然自顧秋駕未工南圖誠妄縱脩邀於好爵終自慙其虛車早歲登科明道嘆其不帝躁進干祿宣尼戒

已實修先生愛人有德言必遺古當不曰世俗之見嗤之矣管
者敝神帖指未嘗措意詞章至正始之希聲尤敲推之滋味比
興渙微之指何嘗精討於錙銖譏裴長短之分本未覈量其文
質雖復短詠故是庸音譬之秋蟲應時候過則響息寒雅集露
蛺見則蹟銷曾無意於長畱又何情於力索比復思悉屏浮華
壹情古籍嬰遺未授故技已捐乃蒔佗蕪塵淡蒙弊俗不憎齒
牙之論使人平地曰登天如令枯槁之苗久困愆陽而得雨仲
翔有言天下得一人知己可曰不恨蓋雖宏辨風流之雅其卽
刻雕疲朽之資矣乎爰有五言二章用摭舊念外近作古今體
十章散文二首駢文七首其爲一帙所需先從父學士行略卽

編其首。上塵視聽。祈賜裁量。汝懷不自揣度。輒思蒐采舊聞。網羅放失。豈曰生丁晚近。識昧方隅。欲振秀於方來。必披華於旣讖。矧百季異俗。而南音或猶存其土風。片羽可徵。則西美尙堪爲遐想。而吾鄉自四庫搜采著錄之書。率多不見。或貽譏藉氏。葬徵於孫子。或久沫音微。無聞其姓字。忍使先知之心。迭盡付銷沈。將毋後歿之形骸。竟同木石。則或竊取先生資江耆舊之意。爲長沙文獻之徵焉。然而生業羈縻。世緣牽率。宛陵羣英之集。定自何季。河汾諸老之編。埃之異日。曰先生爲今世之有心人。姑妄言之。冀其珍夫篋中之弄。增其屠門之悞耳。所未先從父學士墓銘。嚮已面陳。茲無贅及。情長楮陟。不盡區區。

與勞辛陔太史書

辛陔太史閣下。白露未已。忽乎堅冰。薄寒初生。念此淅雨。日月
云邁。秦君致歡於勿來。良朋幽邈。泉明興墜於伊阻。感時悵別。
如何可言。縈履清修。定知無恙。子貞得上選於鹿鳴。尚無議於
麟機。且使綴學之士。知唐宮納寵。不盡時世之糝。蘇季于時。別
有揣摩之具。夫一悞也。若汝懷者。三驅弗習。合負鹽車。十駕猶
鑿甯食豆。棧雖辱承期許。夷不足顧習矣乎。然而外至之榮。可
曰。屣視內致之行。未能枝數百季之限。開鼎去其三分。六藝之
全。碌碌會無一得。是則杞天匪異。獨危思於藐躬。發緯彌珍。輒
怡懷於中。授者也。邇者。同人多勸。同省。就肄書院。殆已茹連。

之選必爲瞽采之階。且校經之廣塗。尤大名之捷徑。而蒙有惑焉。設陳奩各。夫居肆成事。古人之常經。登薰營私。吾儒之大戒。肯撫匄遴選落卷。策送麓山。汝懷曾兩與焉。未一赴也。今不先不後之閒。正冒嫌疑之地。來非求益。有類將命之童。往者不追。第廁設科之剗。未當好爵爾縻之會。已爲嬰津先據之謀。則出身之始。不已傾乎。若夫鴻都剗市。虎觀談經。期大擴於菁閭。誠有裨於末學。然古人志壹名家。率本於專門。今人志紛大說。乃資於櫟俎。觀夫孔守鄭義。而不逐邢。但郭疏而已。慙非其識。力不過蒔人。正其精神。專於一己。欲會粹曰衷。其是轉依違而失其真。蓋自字書盛而古之形聲失。韻書盛而古之部分乖。卽

近之束古籍而不觀視陳編而若浼者職是故焉固有由也且夫律嚴諷籥試之十七之季義聞權輿迄乎二九之載良已烏蟲蹟古豹鼠聞多先詳百物之原乃得六經之旨汝懷幼而失學草諸彥均滂喜之篇長未知名猶昧樞要濫觴之節社尋枝葉詎涉藩籬恐辛勤獺祭只等誚於鈔胥恣肆狼貪轉下儕於傭販是名爲求白璧於秦廷而實則擲黃金於虛牝矣況乎蘭言絮膳已過古稀韓曰延齡能無內顧弗懷負米之賢乃效絕裾之悃是卽援有方之誼終鸛解無違之訓也惟是旋農先生繁品粹然寸衷仰止曾竭誠於修謁未奉教於言提儻訊靡蕪願煩金玉陳孝廉瀚間邁厲疾未卜存亡雖無一面之雅而讀

書真種不可多得。故時夾關懷也。獨擁良書。無析疑義。勲拳久。荷情慙聊。攬伏佇德音。式糾迷謬。

與王惺原書

奉違適範。倏易歲時。伏案侍奉。清娛興息。無恙。幸甚。幸甚。公歲偏灾。破之者眾。幸蔬菜充盛。夾已禦冬。可見天濟人窮。而未始非賢侯德政有已致之也。方今舊膏未沛。農未暫停。凡百綢繆正煩。經緯。苒者竊聞賢侯。念輿情廣諮。荒政。仰見仁言利溥。虛懷益多。小艸懷風。靡不欣說。是則見內史負租於段。貸而課最當。更汲都尉持節。已便宜。而河南無患。爲政風流。今在茲矣。抑汝懷竊聞之。聖人不治已然。而治未然。君子鑒於已事。而圖

後事掘井九仞。已蘇臨渴。何如行汲於重淵。負米百里。已枝幹
飢。未若聚糧於三月。書曰。有備無患。子思子曰。事豫則大。不誠
然哉。且吾鄉之大弊。而今日之亟圖者。有數端焉。與爭旦夕之
利。則逞其能事。爲計久大之謀。則目爲迂儒。逞心腹疾。而置股
肱。取梁棟材。而爲節稅。見兔顧犬。失意於一翰。得魚忘筌。弗
遑思於五稔。其可慮一也。乾嘉已後。浮華轉滋。統綺行艸。野而
弗寧。狐貉被曳。胥而未煖。豈惟大賓方飫。佻飯何必貴顯。乃有
高門入柳。邨而行樂。一月鷄周。聚茶肆。已騁懷萬錢。大盡下流。
不返彌縱。佚情極欲。無厭或生。異患其可慮又一也。一邑之產。
不外米粟。四方之集。倍極珍奇。已百貨之難易。一貨而一貨窮。

曰四方之好投一方而一方困。故今雖靡費無貳靡風日開而
入比閭而窺陳粟雀苦空倉登高墟曰望爨煙人嚙空室無可
爲有虛而爲盈一歲不登萬家待斃其可慮又一也富者各自
爲計絕無任卹之慮貧者相與爲姦益入隋游之內本業既輟
衰行乃興是故保甲本曰弭盜而不能安有業之民卽何曰懲
無業之民學校本曰育才而無曰爲養廉之計卽轉而爲寡廉
之計其可慮又一也然而可慮者四而補救者二而已矣開其
源塲節其流焉是也今夫收狼戾於樂歲聚之可曰指困窮虎
蹟於曠原培之卽曰成坼奇零收諸百室而濟困有方經營計
曰十季而取材無盡不誠爲能鑒於龍子治地之方而善取諸

禦寇盜天之說哉。又況省百社賽神之費。足賑無告之民。調一

家禱佛之資。

鄉間好作佛事。祈冥福稍華者。費在百金。百外。

奚啻中人之產。故曰爲治

不在多言。顧其力行何如耳。吾儕辱屈賢侯。因依德宇。大吏竟允其僭寇。父老無憊於送剽。遂使并州躍馬。重返舊侯。渤海驅牛。式瞻新政。而汝懷窮身。依林微蟲。感候次不自揆。禱昧恩獻。搗蕘謹曰。凡言先呈明鑒。祈與石泉仁兄加裁。而轉獻之。儻得有所采擇。則當曰節流保甲。諸篇繼之。而茲不具也。

王望初墓碣

君諱士元。字望初。姓王氏。祖諱中泰。頗饒於資。林亭之勝甲乎邑里。簪伎之娛傲及仙佛。父蘭園君諱之林。忠信聞於十室。雍

穆敦於一門。娶於我從姑。舉丈夫子者八。君其季也。君甫成童。而值陶白之就衰。邁翹游之中落。石家障錦。化秋煙而欲飛。江氏壁錢。隨逝波以俱盡。乃刻志就傳。鞭心受經。與汝懷同研席。者凡三易寒暑。屋梁把卷。候月而升。鐙檠伴吟。聞雞不輟。汝懷每慚而勵焉。既而施帳於扶風。又繼而懸壺於吳市。不得已焉。非其志也。君生於統綺克。謙萼縟。長於藜藿不厭。淡泊儲無儻。后何妨乎晏如。蒼有簞瓢相念於屢空。賤性簡靜而絕穎散。雖章句之學。未及卒業。而吐屬清遠。輒中理解。嘗言方書自宋已還。卽不足觀覽。又嘗欲輯其心得而獲茲者若干。著於錄。曰病弗克遂。蟬空食字。無復蹟存。豹不畱皮。詎知文蔚。初君館於某

家曰督課過勞得咯血疾嗣治醫火殫慰渺慮窮微造幽鄭灼
無日鎖心司馬於焉病肺況復晏兄近市不免囂塵馬銑空彈
長悲身世勞薪乍爨未焚而已摧殘膏就然一燹而遂竭嗚呼
哀哉君生於嘉慶某年月日歿於道光某年月日遷葬蘭園君
於某所而君埒焉從遷囑也曰子埒父不嫌非古事死如生尤
徵不匱君配孫孺人賢淑而契始君疾劇孺人悲不測藏刃曰
待君覺曰姑老子幼諭止之又侍疾數季至是後君五閱月而
歿遺孤男二女一嗚呼艸已拔心絲鵲續命義原偕老待私諡
曰闔棺情不獨生共斜衾而入殮夷可謂區明風製而振矜懦
頑者矣僕與君戚則蘇程誼尤班尹恩南皮之瓜心常軫結念

西華之葛淚。輒泉流。思夫陵谷互易。塗窮或涇。泐此貞珉。納諸幽宅。庶幾清暉潛處。長自接於青蠅。華表歸來。永無迷於元鶴。叔母周孺人墓志銘

孺人姓周氏。太學生諱昭縣女。今黔陽學博系湘姑也。湘水華宗。汝南名媛。顰顰標於林下。婉婉著其清芬。季若干歸。我從叔芳澤公時叔。已早失怙恃。痛姑嫜之不逮。憐娣姒之相依。禮嚴冢婦。事每咨而後行。譽洽宗親。人有言而無聞。蓋甘有餘。季愉愉焉。肅肅焉。如一日也。芳澤公克承遺業。不求聞達。等仲長之樂志。慕龐公之隱居。室非繁封。家且中落。孺人服御悉屏。井曰親操。少君握寶。方此勤劬。蒙山負春。同其明識。泊乎季已就衰。

子婦林大而中饋烹飪紉箴補綴猶必躬親焉。若乃衣商污澣
饌謝葷羶。白鹽赤米。是寒門之舊風。布被練裳。悉當年之奩具。
煖膏五板。鸞機與蠹簡分光。織紫一端。幼子與僮孫共煖。然而
潔庖致高。到薦延賓。咸中豐嗇之宜。不曰有無爲解。斗筲足算。
里媪待之舉火。尺布可縫。鄰僮因而納履。又所謂施而不奢。儉
而不吝者矣。孺人性溫靜。明書史。除操佗外。手常一編。足不踰
閭。傍舍之女罕聞其笑。嘗周親之家。希接其音容。精於女工。每
壓綫輒妙。軼儕輩。又嘗篆刻爲萼鳥器玩。見者歎絕。蘭陵綵繡
藥師如現。靈芸裁製鍼神允傳。又性好修飾。平居所御服物。靡
不整潔。迨屬纊之頃。知爲天中令節。猶起坐而泛蒲觴。盥櫛而

簪艾虎。是則彌留之際。愈見神明之不衰。縣愷之餘。益徵動靜之有法。望風遠。優慈雲不駐。嗚呼哀哉。己遺光十三年五月五日。葬於內窆。距生乾隆戊子六月七日。享壽六十有六。子二長。世采。醜稟生。次世柄。女一男孫六。女孫三。己其季八月某日。附葬於芳澤公茆田之塋。禮也。汝懷四齡入塾。與叔比屋。兀僮。卽之嬉。屢從七九之期。靡閒。頗得孺人憐。至弱冠。始暫他適。嗚呼。滔滔東逝。鷁追竹馬之歡。冉冉西趨。誰佐銅盤之饋。乃投淚而爲銘曰。

清閑貞靜。守節聲齊。母於婦。慈嫻自及。簪擇辭而說。不遺惡語。是謂婦言。惟母克舉。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母於婦。容威正罔。綈。

專心紡織不好戲笑。是謂婦功。母喪姆教。四行備兮。操有軌歸。
清門兮。依淑人。義方訓兮。子有成。奄不待兮。歸無垠。咸流涕兮。
期功親。鑄茲元石兮。護千季之幽扁。

劉夫人楊氏墓志銘

夫人長沙楊氏。父某稟惠不耀。厭世早淪。見鰥未升。自具關西
之望。維蛇有兆。乃誕中閨之傑。夫人生而溫惠。長益慈明。嫺媚
替月之姿。婉孌簪華之格。金邊弗納。奄有羊妻之明。玉映彌清。
不待濟尼而識。季二十餘歸。同縣提督銜劉鎮。某時則初修
婦順。不逮姑恩。遂食性之諳於祖姑。勤寢門之侍於君舅。是善
事我臧獲。習聞此言。人無閒然。臧卽草持異議。并曰。既理書算。

兼操庾務總而有條允費其無貳然於施予曾無吝情振鴻
澤之哀鳴助虹梁之長互外有諾者內實贊之更能憺福養生
捐嗜戒殺膳無雙雞之奉不侈家庖俎有特豚之歸惟資市脯
不逐於習俗又持其流失焉先是清門中落僅得單傳淑媛亡
歸猶稽一索夫人計圖廣嗣頻納如姬自協斯籛之宜無藉倉
庚之療求之恆俗眇此賢明既而連舉二男相俎三歲長某次
某高林碩果不必側生廣淵清泉自然正出積善之慶灰足多
已明暉易虧僂葩鸚駐當仲子之初生適旬門之久出三衢旌
節是總戎行千里音書尊庀家政遂使理虛疏衛忽成弄月之
娥耶壯攻中竟頒飄風之質已同治三年二月日終於內牕舊

秋二十有幾五季某月日葬於某山之原禮也象服是宜爰顯
宏農之望彤管有煒允副中壘之傳銘曰

白玉遺環紅休紀略遙原渾淪遠光焯爍合姓孔嘉同心永託
東方千騎孰亢上頭南國一人誰畱中洲天伦良匹人稱罕儔
戢戢煥軒輝輝翟服頌椒增韻紉蘭散釀既備箴辭宜膺範福
鵬來止舍蟲行背牀珠離浦暗琴在音亾鶯儔舍愴豔妾同傷
萼屋暫居崇阿長寄厚板失晨清暉永闕陵谷無迤芬芳不墜
湯質吾先生姬人何氏殉節狀

善化湯君蟠姬人何氏小字奉僊荊州公安縣人也纂平叔之
遙原產孱陵之故壤生而宛豔是謂娥嬋擷芝萼於淨土不藉

靈根茁蓮葉於陳泥無妨秀植無父何怙有母尸饗母歿遂育
於姨江氏未幾江又歿時則陽侯肆威嫠女失職三版不浸萬
龜俱沈羣鱗湧於元淵哀鴻集於中澤姬乃浮蓬逐浪脫絮飄
空捐膏沐於飛蓬聯影形於斷梗因依族父轉徙澧州九歿得
生十季乃字孟女高義偃蹇而遇賃春柳婢危言忼慨而辭賣
絹最後乃歸湯君紅絲一牽白首永託蓋姬季方十七也先是
湯君適客州中爰器側室遺幼子女各一紅蓮幃冷紫玉香銷
看遺絰而生悽觸曉聲其何忍忍欲重牽蠶繭再續鸞膠恐榆
葉之性殊更蘆萼之寒重於心伊戚忽耳姬賢明珠十斛已爰
來玉鏡一枝而於下至則奉匜惟謹織紵能工方少君提寶之

勤效冀妻舉案之義。柔嘉被乎婢媼。無閒人言。慈惠及於孩嬰。
有如己出。於是誦莊秋水。永侍金闥。過嶺朝雲。長依玉局。湯君
跌宕文吏。婆娑書記。攬卷而銷。魯酒倚醉。而把吳鉤。姬問旦夏。
衣延宵壓絨。舊萼穠麗。摘豔而助吟情。秋月淒清。拾慧忽逢夙。
悟。旣而遄辭。澧浦載返。星沙尋故地。於維桑。伯上賓於時。泉還。
家休沐。鑪夕爇而同薰。薄晚攜持。竹天寒而怱倚。入季同瘳。一。
念知歸。無何湯君食瓜而病。就木有期。同腹疾於河魚。兆凶占。
於舍鵬。姬嘔心入藥。据手調羹。巾積淚而成。欠帶減圍。而束笋。
道至呼天。尊應搶地。無從。凡絕粒者九日。旣聞湯君葬有期。急。
起引環自經。弗支而仆。家人驚視。則氣已絕。時丙午八月三日。

也。三號不復。先離倩女之魂。一命已擗。竟但綠珠之殉。哀哉。姬
媛之前夕。乞所親書節裂二字。詳味久之。旣而曰。吾未有生子。
鵲乎爲守矣。比灰檢其衣帶間。獨裂字存焉。是則殺身成仁。旣
方。賁育之勇。舍生取義。復有熊魚之別。其識彌高。而其心彌苦
矣。湯君冢嗣守中。奉其柩。附於湯君之壟。禮也。汝懷不及識湯
君。而辱與詰弟。浯菴翁善。屬來會垣。遭其凶閔。聆韓娥之哭。行
路動容。述荀女之忌。聞者墮淚。浯菴鵠原慟甚。馬鬣親成。思奇
節之不彰。悼貞靈於靡託。夫青燐五夜。回風蕩已。鵲漸碧血。干
季土萼。薶而不閱。直昭天壤。詎託言辭。嗚呼。山頭化石。鵲回不
轉之心。金字畱香。尙有如生之氣。粗陳梗概。式佇輜軒。謹狀。

悼耕牛文

有敍

蒙蓄耕牛服田廿八育犢四五子鬻母畱齒加長矣今季丙午秋陽縱驕潦水盡涸中田龜坼舊井禽亾田蕪不治用牛力者數畝而已然且謹厥牢闌豐其膏菽陌南陌北覘遊牧之方三芻三時守齊民之術良已藉爾力已代人則與羣獸異等資其勞而得食宜與八蜡同功且牛孕已彌厥月也十月廿有四日帶曦而出薄暝不歸蹟諸西鄰則僵於山礪中其上壁太數仞蓋牛從坦夷處入山窺人藩籬逐之者網三面張故鋌而走險也猶冀肢體雖折喘息可延具艸飼之已不能愈一夜遂斃案舊書稱郭舒嘗有人盜殺其牛事覺來讞舒曰卿飢所已食牛

百餘肉可其啖之。又廣州先賢傳羅威有鄰家牛數倉其禾乃爲刈芻著牛家門中。牛主後覺相約檢犢不設復侵威田。夫舒之寬恕固所當師而威之長厚亦爲可法。全一蔬之生機致兩牛於死地。世風不古。鄉俗之澆抑至此乎。本無蹊田之罪而罰甚奪牛。聊從名谷之愚或事同失馬。然而牛寃終不可抑也。乃爲文悼之。其辭曰。

維爾之生。載角歧蹠。同阜林驥。觸藩殊羝。葭霜覆軌。杏雨霑犁。耕煙艸陌。喘月桑畦。播厥百穀。惠我羣黎。我天下農先。曜久服。惟賴秋成。頻占歲輒。資爾慈蹠。實余枵腹。旣叱烏犍。夾牽黃犢。晉聞賣劍。今還易書。

苒季遷

憤

呂其

觸牆成字。叩角慚儒。我

爲爾牧爾如我奴十載服勞一翰邁閔眾如虎逐驚同鹿窘失
勢一落含孕雙殞推簪厥由會芥二本損人豪髮報爾齧粉哀
爾無知嘻人其忍牛宮已寂牛衣尙溫室牘殘芻原杳歸魂出
戶太息淡慚主恩人禽雖殊同此生氣之生致死見大於細聊
用寫懷衷以諷世